



沙汀 著

嚎呼

新羣出版社印行

呼 嚙

沙 汀 著

新 羣 出 版 社

目次

訪問	一
范老老師	一四
呼嚦	三一
蘇大個子	四六
催糧	六二
煩惱	七六

訪問

看光景正和剛才訪問的兩家人一樣，當事人是決不肯在證件上劃押的了。

於是，一驚那間，忽然全都感覺得很悶氣。這裏面包含有拘謹，失望，以及因爲自覺對不住別人而來的內愧。由於一種奇妙聯想，那兩個年青的訪問者，還特別有一點不好受，因爲當一瞥視參議員蘇子隅嚴肅而帶苦趣的病顏，他們就又不免想起事件的全部經過。他們如何因爲當地接兵部隊的貪污，才把這個老前輩從床上拖起來；而若果進行順利，也不說了，偏偏猜中了的倒是對方！

現在，在那小商人卑陋的堂屋裏面，大家似乎全都希望着一件事：縣參議員究竟怎樣來結束這個訪問。因爲那個扶病而來的老人，低眉斂臉，就一直沈默着，誰也猜不透他想的是什麼。最後，苦笑一聲，又搖搖着花白鬚子的尖削下巴，於是，柱着長而粗大的葉子煙竿，參議員終於嘆着氣站起來了。

但參議員並未立刻告退，倒是噙起細長脣線的眼睛，望定小商人試探的一笑。

「你擔心牽連得太寬吧？」他問，想起了鄉公所在那些醜事上的干係。



「不是！不是！」搓搓手掌，商人陳隆與否認着；而他的失態却恰恰道出了一個相反的答覆。「絕對不是！」他接着說，「有你老人家作主，我還有甚麼怕的呢？不過，」他假笑起來，又嘆口氣，「嘿，他們說的，出錢爲功德！……」

「我再說一遍，你只是畫個押！」參議員決絕的插入說。

「不！不！……你老人家不知道，……」

眨眨眼態細長的眼睛，參議員憫笑了。

「這就是俗話說的，」他想，「一方願打，一方願挨：你抱不平又怎樣？……」

瘦長黧黑，身穿舊藍綢袍的參議員沈在一種苦趣當中，沒有留心小商人的辯訴。而當他重又清醒過來的時候，對方已經因內愧而住嘴了。但這個來自參議員的態度者少，多半倒是由於參議員的一向的地位，聲望，因爲一般言之，全鄉都很敬重他的正直。

在將近六十年的歲月當中，曾經有三十年，參議員是在本鄉的公共事務上消磨掉的；他作過小學校長，後來又在防區時代當過兩三任區正。他的脾味，原是很狷介的，有個時期，曾經變成全場士紳反對的中心；但也正因爲這個狷介，果若不是他的獨養子夭折了，他是不至於退休的。這事發生於十年以前，此後他就閉門謝客，把心力用在小孫兒的看護上面。他被指派爲參議員已經一年，却從來未出過席。

呼

等

他從沈思中醒轉來，看定對方，於是小商人更加張惶起來。

「嘿，再坐坐好吧？」商人陳隆興支吾的說，「這麼大的天氣……」

冷冷的點點頭，又擡了兩個青年同伴一眼，參議員顯得不滿的默默退了出去。

他之不滿，並非全因為小商人陳隆興，因為他的長縮雖然叫他厭惡，但他還不像第一個被訪問的人家那樣使人喪氣，才一聽清來意，就嗔冤似的叫道，「你老人家怎麼拿這些事照顧我呵！」而那第二家人更咬口不認，賭咒說沒有出過一個錢檢驗費。

參議員也不是懷恨他的同伴，怪他們不通世故，死死把他拖進這場使人頭痛的事件中來。雖然他也曾經惱怒過他們的連函責備，說他忘掉了自己的權責。而叫他不滿的，當他們要求他出面檢舉的時候，全場七八個暑假歸來的學生，都是簽了名的，今天却只來了兩個。其餘的人，都在壞蛋的恐嚇，家長的約束，和種種忽然想起的時風下退縮了，弄來無蹤無影！似乎隨處都有魔掌等着他們。

然而，參議員之不滿，主要的還是在他自己。「真蠢透了！」他對自己說，想起了他承認當參議員的動機。在初，他打算不幹的，他很清楚目前是個什麼局面。但他轉而一想，「也好！就估他一個位置吧，至少少擠一個壞人進去。」於是在這個消極打算下，他承認下來，從未想到這個竟會使得他良心不安。「偏偏又遇到這一批毛小夥子！」他又想，真有點怪自己從前說得太冒昧了。

「沒有關係！」他迅速的說，忽然注意到一道跟來的小商人還在道歉，「沒有關係！……」

「你老人家明達人，」小商人繼續說，愈來愈加卑恭。

參議員沒有再理睬他。跨出大門，他就向東頭走去了，把希望擱在最末一家。

那兩個青年相視一笑，隨又抑制的嘆息了。他們很想提議就此結束了這個沒趣的訪問，但又羞於出口，因為這件事原是他們鬧起來的。而且深知這個老前輩的方正梗直，也許他會指斥他們胆怯。於是，他們也就只好不響，滿懷不安的跟了上去。

其中一個，身着灰布大褂，表情沉悶，又瘦又小，他比那個襯衫短褲，頭戴太陽盔的大塊頭還要不安靜些。這不僅因為秉性拘謹，又在讀國文學系，他原是避開父親摸起來的，因而十分擔心老子頭跟來找他。正如去年寒假，聽見他在茶館裏打牌消遣，便奔走呼喚的趕來，深恐兒子會把獃子輸掉一樣。

國文學系學生的父親李雨三，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財主，原來很胆小的，曾經幾次阻止這兒子干豫外事。而當他們正走到劉家醬園門口的時候，提着根短煙竿，慌慌張張，他就面對面闖來了，於是意外的住了足。

在預想當中，他準備劈頭罵兒子一頓的，但他臨時却又變了主意。

「阿索！你也在一道麼？」他假笑起來，張羅着參議員。「聽說你欠安啦，——怎麼？……」洞察的看定那個矮矮的絡腮鬍子，參議員笑着回答，他的病好多了。

「噫，臉色不對呢！」財主李雨三搖搖頭接着說，「又這麼大的天氣……」

李雨三原很神精質的，現在，更見的慌張了。他忽然又深深的嘆一口氣。

「這種事，是該有人出來說幾句呵！」賊眉賊眼，他愁蹙的低聲說，「所以，」他討好的一笑，隨又恨恨的瞥了兒子一眼，「所以，嘿，嘿，像我們這娃樣，我給他說，這是地方上的公益事啦！你們讀書人都不出來，……不過，嘿，不要多心……」

「再走一處也要完了。」參議員插嘴說，意在提醒對方不必囉嗦。

「糟糕！我還以為都完了哩。家裏又有點事情……」

「怎麼，你就先回去吧？」略一回頭，參議員帶笑的問那文科學生。

那個老實人咕嚕了一句甚麼，同時翻了父親一眼，於是邁開了臉，羞然垂頭不語。參議員蘇子隅嘲諷的笑了。他早已看出了蹊蹺，那財主是來叫兒子回去的，而他之作態，只是礙於情面。但他不願音揭穿牠；現在，既然連那兒子也都覺得厭惡，他就不復能忍耐了。

「你聽！」參議員斬切的接着說，「老太爺呢，你家裏有事也好，沒事也好，……」

「怎麼，你以為我撒謊麼？哈哈！」財主心虛的插入說，很不自然的打了兩個哈哈。

「……總之，你們老少不管這一件事，已經管了！而且只有一家人了。要是怕麻煩麼，先不該讓他來。現在遲了，還是讓他稿下去吧。首先，這件事不見得會成功。就是稿成功了，血也不會噴在他

身上的，——我挨頭刀！……」

當說到最末一句的時候，參議員昂頭挺胸，重又恢復了十多年前的氣概。

「呵哨！」那財主驚叫了，「你怎麼這樣說呵？這又不是偷人搶人……」

李雨三辯解着，又像企圖討好，又像有點惱怒。這不僅因為參議員的直率揭穿了他的隱祕，使他感到了愧慙，同時，他更擔心爭辯下去反而不妙，因為這會引起疑猜，而且，已經有人走過來看熱鬧來了。

那文科學生很為父親的行爲害羞，遲疑一會，於是衝過來悶聲悶氣的切斷他。

「你先回去好麼？我跟着就來啦！……」

「嘩！我在拏鼻牽你嗎？——這個雜種呵！……」

財主認真氣惱起來，於是乘這機會，大不為然的车身走了。

當幾個訪問者重又上路的時候，那些滑街經過，與夫那些坐在茶館裏，舖堂裏的各色人等的注意，也就更加其顯然了。根據傳說，他們已經知道這三個人為什麼在溽暑中奔馳的；但是除了好奇，又都並無定見。因為，說他們多事吧，這半月來大家所見所聞，已經够叫人發嘔了！若果說管一管也應該呢，可又覺得世風如此，你就把包文正拾起來也沒辦法！……

因為人們好奇的注視，那兩個青年人，更感覺不自在了。而當走過品香茶館的時候，文科學生甚

至於耳熱面赤起來，埋下了頭。因為幾個鄉公所的要人們，正在階沿邊茶棹上喝茶，才一發現他們走來，就都嬉嬉哈哈，胡扯着種種叫人惡心的冷話。

「唉，摸着要啊！」那胖隊附說，「腦袋好像在打擺了！」

「×！」那警官粗魯的回答，「活起來當洋盤啦！……」

那戴太陽盔的，毫不自覺的握緊了拳頭；隨又鬆了口氣，於是也把頭埋下了。

這所有的一切，參議員蘇子隅雖在一種專注嚴肅的心情當中，但他同樣看見聽見，而且猜中了其中的含義。然而，僅僅在唇邊掠過一閃傲然的笑意，便又把他們丟開了。只是因為這次訪問而來的不快，却更強烈起來，忽然間看不出一星希望。

「還講將來，」他想，記起一篇不久讀過的報紙社論，「人心早決堤了！……」

於是，不僅目前他所企圖抹掉的這個污點，凡是戰爭擴大後他所見聞的種種，一時都齊奔眼前，替他釀造着一種更深更廣的苦趣。他想起了人們的貪婪，無恥，以及各式各樣的欺罔。而更叫他難受的，是很少有人表示憤慨，一般而論，勿寧說是視同正常。他記起來了，一個親眷，幾天前曾經向他怎樣談到一個在糧管處作事的族人的發跡，似乎異常羨慕。……

他正打從中心學校門口經過，一眼驟見一面牆上寫的幾個大字，他苦笑起來。

「到了不再亂叫禮義廉恥的時候，也許會好點吧？」他灰心喪氣的對自己說。

他們最末訪問的一家是個賣湯糰的。全鎮聞名，大家都叫他王湯糰。而他之聞名，是因為他湯糰做得好，擺攤收攤又很準時，對於好多人具有一種時計的作用。他在這一季胡裏胡塗的中了簽，而除却一個壯丁的時價，他還出了筆驗送費，弄得一身是賬。

王湯糰住在東頭柵子外一家大什院裏。本不是大雜院，因為房主人破了產，就胡亂佃些人家，變成大雜院了。而在那座用了箔子晒席等等隨處間隔開的迷宮裏面，參議員們一共走錯了幾戶人家，隨後就碰見了房東熊爛席子。不修邏輯，喜歡吵鬧，從十二歲就燒起煙的，到現在已經有了三十年的成績。

赤足跣鞋，身穿舊麻布背心，手裏捧着一把繫有一串銀鍊，原極漂亮的小茶壺，房東正搖擺着走出來。那戴太陽盔的正想叩問，他可自動停下來了。

「嗨——」房東大笑着說，「蘇老師啦，這句話又驗了哩：牽錢買死！……」

因為日常進出煙館，消息很靈通的，他已經揣測出參議員蘇子隅的來意，於是忍不住發起感慨來了。雖然他們之間還隔着一個天井，竟有三四丈寬。

「你們是我王湯糰的吧？」他又含笑的問。「就從那裏轉過來啦——」噓，……」

三個訪問者都禁不住皺了皺眉頭。因為房東指給他們的階沿，是留得太窄了。而那晒席後面，又煙霧繚繞，住的人正在煮飯。若果穿過天井，却又滿地泥污，難於下足。於是遲疑一會，三個人就打

側身子，苦着脸過去了。房東站的處所要響亮些，階沿就是階沿。

然而，煙鬼房東並未立刻領他們過去，雖然他對這個顯然很有興致。

「依我看，難，難，難！」壓低嗓子，他擠眉弄眼的說。「昨天晚上就有人來過了！」

「甚麼人呢？」文科學生納罕的問。

「你想還有什麼人呢？」房東高深莫測的反問，又歪起嘴角笑笑。

除開那兩個青年人，參議員已經很明白了，那所謂「人」，一定是指鄉公所的人士說的。事實確也如此，而且，不僅這裏，別的幾處也都曾派人游說過。

但參議員並不揭穿，僅止木然一笑，他就請房東領路。於是又穿堂入室的倒了兩三個拐，走進屋後那個荒廢了的花園里去了。臨着一片野草雜樹，那一系列寬大的遊廊，已被間隔成房間，住着兩三家人。在進門不遠一間陰暗的屋子裏，雙臂扶着一張木架的橫樑，足踏樁杆，湯糲匠正身子一上一下的搗着米粉。身後擺着個籬筐，裏面睡着一個嬰兒，因為那做母親的在河邊洗衣服。

湯糲匠有四十歲上下，很黃很瘦，腦後蓄着所謂一把抓的髮式，只穿着一條藍布褲子。因為經常遲睡早起，眼白上有紅絲，神情非常疲弊，正像被罰苦役一樣。但當房東從門外發出招呼的時候，雖，然尚未將足離開杵尾，停止工作，却一下變來很振奮了。

現在，他終於翻身落地，顯得發煩的嘆起氣來。

「哎喲，正忙得不開交！」他囁囁着，腦子裏打着算盤。

「你出來下啦！」房東緊接着說，「蘇老師找你說話！」

湯擱匠好一會沒有再出聲氣。他已經直覺到這是怎麼一會事了，而且，自從晚上接到鄉公所的非正式警告以後，他就一直不很快活。還同老婆吵過，因為他極想出口悶氣，她却盡力阻止，叫他不要鬧禍。他現在重又痛感到這個矛盾，不知道怎麼做好。

「還是忍口氣吧！」他又想，忽然記起老婆的勸告來了，「現在的事，官官相衛！……」

「我還有好幾升米的粉子！」他接着說，口氣含混而帶惱怒。

「嗨！這個豬兒才怪！……」

房東嚷叫着，隨即抱起茶壺，鑽進屋裏去了。

參議員和那兩個青年人一道留在門外。他們互相看了一眼，又搖搖頭，於是都嘆息了。他們大家豫感到事情的全部失敗，參議員甚至推猜到了這個惡果的直接根源：鄉公所的警告已經生效了！雖然他無法明白，湯擱匠同時還担心被人利用。

然而，縱然不相信這最末一次訪問會有結果，他們照舊耐心的等下來，一面屏息諦聽。因為空內的商談，看起來很機密，只偶爾可以聽清一句半句，「你懂了沒有？」「你這個腦筋怎麼生起的啦！」等等。而且似乎只有房東一個人在說話；但當參議員不復能耐，搖搖頭嘆口氣，帶着一種病態的與

奮，轉身跨進門去的時候，一串混合着惱怨哀求的呼喚，從室內衝出來了。

那是湯糲匠的聲音。揮動赤膊，他正向了房東叫道：

「我懂！……我清楚你的意思！……可是，你想想吧！……」

他打算痛痛快快表白一番他的意見，說明他之所以連證人都不願當，那只因爲這一類事，他見識過不少了。有的毫無結果，有的遭到反噬，而他是只有資格作替罪羊的！議員們可絕不會遭到報復，說不定還會把他當爛草鞋樣，一到碼頭就脫下來扔掉……

湯糲匠就有這麼多意見；但他一眼瞧見了參議員，嚇喘起來，於是乎住了嘴。

「那是一些人說起的！」他終於吞吞吐吐的接下去說，轉換過念頭了，「你想想吧，我那裏有好多錢來出呵！」他故意裝出一付取笑人的神情，又搖搖頭，「都是吹工！……」

參議員已經停下來了，但他沉默着，拿不準他是否就此罷手。

「你已經向他談過了罷？」他終於明知故意的問，帶笑的望着房東。

「就只沒有盡滾身圖！」房東說，做眉做眼的嘆口氣。

「你大約駭怕吧！」參議員接着說，轉眼向王湯糲，而且努力做出一種叫人信託的微笑，「不要緊的！你只是對個押，證明一下，就沒事了。怎麼樣呢？」他加上說，因爲對方老是垂着頭不做聲。

「你說吧，這個確實沒有關係！」等等，他又操切的說。

「我知道沒關係呵！」湯糲匠反應的說，抬起頭狡猾的一笑；隨即又埋下視線。

「好！」參議員投機的說，試探的伸手進懷裏去，「那就請你在上面劃個押吧！……」

隨着一串乾笑，湯糲匠抬起頭來。

「可惜我一個錢都沒有出呵！」他大聲說，臉上的痛苦多過強笑。

參議員沒有接得上話，頓然感覺到力量消耗盡了。

「我還有好幾升米粉子！」環顧了一下，湯糲匠在喉嚨裏說，同時又勾下頭。

他隨又偷看了來客一眼，於是嘆一口氣，毅然決然走去工作了。

而接着就來了較前更爲頓重的椿擊聲。房東回議員扮了個鬼臉，又嘆口氣，就帶頭退出去了。他

們全都認定了事情的一敗塗地，所不同者，房東一直帶着一種邪惡的嬉笑神氣。而當伴送三個悶悶不樂的訪問者走出大門的時候，他可更開心了。

一個枯瘦沉悶的人正坐了滑竿從門口經過，於是一聲吆喝，房東向他扯談起來。

「噫！你今天又是來交丁哇？」他問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「是啦！噫，這麼大一口袋！」那人回答，提了提艙在衣包裹的飽滿的帆布口袋。

「與隆鄉的！」滑竿走過去後，房東津津有味，自言自語般的加着說明，「前幾天送了十多個來，都驗掉了！這回像打算買條子！……」

噫

呼

訪

「對！」並未留心到房東自得其樂的排遣，參議員一直的尋思着，而且，已經得到了結論了，「對！」他絕決的重複向自己說，「就這麼樣，明天就進城吧！若果議會不理，我就立刻辭職！」——我爲什麼要給人家當狗熊腦殼呢？——去它媽的！……」

問

他忽然聽見身後頓起的告別聲，於是清醒過來，略一轉身，機械的點點頭。

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。

范老老師

范純嘏范老老師，這天第三一次，又走向郵政代辦所取報去了。

自從七七事變以來，他總時常親自去取報的，但一天三次四次跑去取報，却是最近才有的事。這不僅因為那個人盡歡迎的停戰新聞已經同他的想念合而為一，極想從報上得到證明；同時，也正因為那個新聞，幾個浮薄子弟，已經把他當成了笑柄了，不管當面背後，全都拿他開心：這就更使他急於想弄個明白。

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：五六天前，鄰縣一個混名空中來電的流氓，由成都回家，經過這裏，於是在一家茶館裏休息下來，等候驕夫過癮打尖。而在坐定之後，兩三個認識他的，端了茶圍過去了。而且，正如目前每個偏僻所在的人們那樣，他們開始連連發問：物價跌點沒有？內戰打不打得下去？但也許天生一張白嘴，也許自己也聽了謠言，那漢子宣稱：省城物價大跌，因為和議已經成功，內戰停止打了！

其時，范老老師正在那裏，於是不管認識與否，他立刻快步的走過去。

「請問，這是那天的事情呢？」他問，現出孩子般的驚喜。

「我走的頭一天。十二號夜裏，成都放了好多炮啊！……」

而由於那牛皮客所說的，正和他的想望一致，而且，不僅感情上如此，認識上也如此，又會把這個當作預言，一直宣稱：內戰一定打不下去！因此，范老老師立刻把它當成新聞，逢人便公佈了。又正如對付日本投降消息那樣，算作提倡，他還第一個買了鞭炮來放。

然而，五六天過去了，他連十三號的報紙都看過了，事情却還沒有證實。……

當他走到代辦所的時候，已經半下午了。那是一處單間舖面，兼做香煙衣線之類的雜貨生意。老板叫朱問樵，沉悶偏狹，又瘦又長，生着兩片漫畫式的肥大嘴唇。如所自述，是個學而未成的人，平素十分尊敬范老老師。然而，近來因為不勝其擾，對方且又被人當成笑柄，雜貨老板的尊敬，忽然減了等了。

朱問樵首先歪起嘴角一笑，接着又嘆口氣，最後張開漫畫式的大嘴打個呵欠。

「這個時候怎麼還會來啊！」呵欠之後，他推送的漫聲說。

「唉，」范老老師嘆息了，「這個郵政真太糟了！」

他在櫃台邊坐下來，烘籠放在懷裏，烤上雙手。

「你看我們中國的事怎麼鬧得好啦？」停停，他又不勝感慨的說，「郵政鹽務，要算是頂有成績

的了，現在一接過手，就鬧成這樣！遲緩不說，還要時常脫班！」

「待遇好菲薄啊！」朱問樵似笑非笑的接着說。

「問題就在這裏！」范老老師大聲說，精神振奮起來。

他接着說了一大篇話，而正如每一個懷有心病的人那樣，他的話全都繞着這個問題：內戰！因為由他看來，內戰不停，郵政從業員無從加薪；即或加薪，也決不會追得上物價，因為只有和平來臨才真正有辦法。

「他們有些人倒還笑我呢，」他加上說，「你看，現在那一界人不希望內戰停止？」

朱問樵差一點笑出來，覺得老頭子頗靈了；但他仰制的懶懶說：

「道理哩，當然是這樣啊！」

「你這一說！……」

不滿的車車身子，老老師見怪了。

「這不止是道理，這也是事實呢！」他站起來，走向櫃台邊去，耐心的緊接着說，「比如說，打仗要錢，錢不夠就拚命印鈔票，鈔票一多，物價自然要漲，所以只有和平……」

「這個話你早就說過了，」避開視線，朱問樵插嘴說。

「那麼你又認為我說的對不對呢？」老老師逼緊問，目不轉睛的望定對方。

嘆

呼

「對，自然對啊，……」

朱問樵說了句半截話，於是礙口的笑起來，又故意擦擦漫畫式的大嘴。因為他是很知道老老師的心病的，而若果他補足他的話：對自然對啊，可惜還在往爛的搞啦！這就無異踩了痛足，太使人難堪了。然而，不管如何，他的掩飾，却也並未怎樣成功。

敗興的嘆口氣，頹然坐下，老老師沒有再說什麼。他可能走掉的，他沒有這樣做。

「十二號報上說，重慶十幾雜家誌，在聯合反對了！」沉默了很久很久，他忽又自言自語的說，「各界也在招開大會反對，拿這幾點看呢，可能也並不小啦。」

朱問樵沒有張聲。因為同樣的話，他前天就聽過了。而且認定老老師是在解嘲。

「近來的消息，也太不一致了！」停停，他又感慨的說。

朱問樵依舊沒有應聲；而且，顯然感覺厭煩的嘆了口氣。

「總之啊，」最後，他忽又強笑着站起來說，「又看十四十五的報上怎麼說嘛！……」

於是這個素重禮貌的長者，頭也不點一下，就提起那支噴黃透亮的烘籠走了。

很顯然的，他是生了雜貨老板的氣。因為就在前兩三天，朱問樵還是支持他的，把他的話看做真理，但他竟也做了旁人的尾巴了，毫不管顧那種無可置辯的理由，僅僅因為消息一時沒有證實，就一下變了態度，以為老老師說的話半文錢都不值。

他很不快活，而且有點喪氣；竟連自己忽然也懷疑起那個消息來了。但也正因為情思不屬，他避免了和熟人打招呼。這不是件簡單事體，因為近幾天來，所有的招呼似都帶點訕笑。有的雖也一樣誠懇，但又偏愛那麼固執的向他發問：那消息報上登出來沒有？會不會是謠言？而對於他們，不要說他，便是任何一種滑頭也沒辦法躲閃的，因為一切日常所需的油鹽柴米的價錢，還在不斷的往上漲啦！……

當他到家的時候，他那啞巴孫子，正動手關鉢面。老老師的子媳都已早天，就只留了兩個孫子。而根據每個人都該自食其力這個簡單信念，他煞費苦心，把這殘廢人訓練成一個能寫能算，全場第一個用機器縫衣的模範裁縫。或如旁人說的，衛生裁縫。

往常回家，老老師總要同啞巴比比手勢，以表示慈愛的，但他這天筆直就進去了。這因為他不快活，同時，也因為昨天啞巴曾經指手畫足，又扮鬼臉的抱怨過他；表示他炮放錯了，以致那些不敢當面同祖父搗蛋的，竟挪他作了替身，開了一通玩笑！

在兩個孫子當中，另一個比較理解祖父。在中心校當教員，拘謹誠篤，寫的一手好字。爲了表示區別，一般人叫他少老師，祖父是老老師。而這少老師的學問品行，完全是老老師一手夾磨成的；只是秉賦上不及祖父明敏，抱懷也欠博大。

老老師到家不久，這少老師也回來了。前者正攤在輪椅上納悶。

「今天郵差又脫班了！」當孫子向他問好的時候，老老師自言自語的嘆息說。

少老師不知如何回答的好，於是向他提到鄰場幾個學校，來函聯絡一致要求改善待遇的事。但才一開頭，祖父顯見得振作了，終於坐起來切住他。

「你覺得會成功嗎？」他問，非常之有興致。

「目前依我看難，」孫子回答，蹙着蒼白茫沒的瘦臉。

「對啦！」老老師快活的叫了，於是提了烘籠，輕快的站起來。「你想這個道理多麼明白！」他接着說，「若果內戰不停，那個來關心你教育啦！他們忙打仗也都忙不過呢。可是，你們能够不張聲嗎？不能！當局又能够不理睬嗎？也不能！因為若果是不理睬，大家還會鬧來罷課！……」

「成都全市的小學，已經在罷課了！」少老師插入說。

「對啦！對啦！」老老師連聲說，忽然記起前幾天自己也看過這段新聞，「這裏那裏都在要求恢復戰前的待遇，各方面又在直接反對，——這個仗還會打下去嗎？」

「我看，打是無論如何打不下去的。」少老師審慎的說。

「可是，有些人倒還笑我說錯了呢！……」

非難的一笑，老老師躊躇滿志的退回躺椅上去。

毫無疑問，孫子的體貼懂事，已經把他的悶氣掃蕩盡了。於是，也不想他的論點，和旁人的論點之間有何差異，更不知道少老師是故意將就他，他立刻高興起來。而且，坐下之後，從更從容不迫，把所有足以證明內戰之會停止的種種論據，重新羅列出來，融會在一種金石可開的堅強信心裏面。……

然而，未了，當孫媳婦點了燈來的時候，他忽又出乎意外的嘆口氣。

「怎麼十三號的報上都沒有登出來，」嘆息之後，他喪氣的喃喃說。

於是攤下身子，不再響了。

少老師也沒有再張聲。雖然沒有聽清白祖父這後一句話，但他理解他的情緒的變動：他重又想起人們的責難來了，那消息是謠言，他們冤枉放了串炮！

少老師很想勸勸他的，向他指陳，即或炮放錯了，他的動機却是好的。而且，恰恰表明了老百姓的願望，意義也就不小。但話到口邊，又嚥住了，因為他近來覺得祖父有點失常，生性又極認真，這樣做也許會惹惱他，以為孫子也懷疑他了，在故意替他圓夢。

其實，自從去年做過七十歲的大生以後，少老師的精神，便不大濟事了。雖然背依舊那麼直，生活作事一樣的有條理，一樣熱心於新的智識。而且，忽然學習起拉丁字拼音來了；但他變來喜歡說重複話，又像孩子一樣易喜易怒，有時且還十分小氣。

老師完全是自學成功的。年輕時候在開碗舖，到了三十一歲，忽然把碗舖頂給人，到成都補習數學去了。他的想法很是簡單：智識愈豐富，生活得愈像樣。他一向注重實際學問，而且注重普及。因此，他是全縣第一個學會註音字母的人，而一經學會，他就廣爲宣傳。甚至寫春聯也用註音字母，以示提倡。

老師是所謂筋骨人，又小又瘦，高鼻樑上架着副豬腰形金邊眼睛。鬍子早經沙白，但是他的嘴唇却還像孩童的一樣鮮嫩。這張紅潤天真的嘴，是從來不說謊的，本人也常以此自許；然而，由於那個空中來電，它可使他第一次陷在苦惱裏面，而無以自拔了。

老師師攤在躺椅上不響了好半天，直到孫子改好課卷，提示他說，已經是睡覺的時候了，這才漫應一聲，沒精打采的退進臥室裏去。這已經八點多鐘，比他規定的延遲了兩三刻。翌晨起床，他也錯了時間；不過不是延遲，而是提前。但他例外的沒有去逛田壩。他是常勸人逛田壩的，說空曠遠比補藥重要。

因爲祖父連生活秩序也失常了，神色也不好看，吃過早飯，少老師問他是否有病？

「你真想得個怪，」沉默一會，祖父非笑的回答說，「大約是聽了內裏的話，說棺材在響，有點不放心吧？我給你說，我吃得吃得，睡也睡得，——我還早呢！」

「我倒不是聽內人的話，」少老師開始解釋。

「你聽！」祖父又搶着說，已經逐漸有元氣了，「棺木已經做好一年，現在冬天，木質乾過性了，自然是會響啦！這有甚麼奇怪？讀書明理，說不通的事，我們不能輕信。比如說，我為甚麼相信內戰停止了？簡而言之，老百姓不要內戰！你在這街上找得出一個歡迎它的人嗎？」

「當然！單看那天放炮的情形，就曉得了。」少老師說。

他這麼講，原是出於體恤，但才說了半句，他驚愕了，忽然覺得這會刺傷祖父，以致那後半句變來囁囁而又含混；但也更加失措起來，因而浮出強笑，老老師那麼茫然若失的望定他；於是為了補救，他趕緊又扯了個架誑，說時間已晚，他要趕忙上課去了。

當他告辭的時候，祖父例外的沒有理會。也沒有改變他那惶惑疑慮的神氣。因為他忽然覺得，就連他一手調教出來的孫子，現在竟也開始背叛他了。

老老師就那麼呆坐下去，直到半晌午了，這才嘆息一聲，走向案頭去翻閱報紙。

他訂了一份日報，一份夜報，每月一冊，裝訂得很整齊。他開始擇要的流覽下去，檢閱着從八月十二直到最近的日刊。一面看，一面又搖頭嘆氣，喃喃自語；有時出神的想想，或者攥着指頭計算日子，而當他重讀了一兩封收復區的通信的時候，他捲卷長吁；於是苦笑着搖頭，倒在藤圈椅的靠背上了。

他感覺到那些描寫的重壓，看不出一線光亮；但他忽又撐起，直立在書桌邊。

「可是，單憑這些，這個內戰也該停啦！」他感奮的說，手指尖敲着報紙。

於是他又繼續翻檢下去。情形自然愈加痛心，同時，他的信心却也愈加堅定。

「你願不願意這個仗打下去？」他猝然發問，當他一眼瞞見孫兒媳婦的時候。

那是少老師娘子，走來提烘籠添火的；她忍不住笑起來，但她隨即又嘆口氣。

「那個願意打啊！」她發愁的接着說，「棉花已經漲到一千幾一斤了！」

「你看！這個道理，就連婦人女子都懂得啦！……」

昂頭挺胸，祖父欣喜的叫出來；而在意想當中，他眼前正站着那些非難他的人們。

於是，他高高興興把烘籠遞給孫兒媳婦。等到添好了火，就提着上街去；雖然已經在燒响午火了，很快就裏午飯。他一連走了好幾處人家，而再再向人證明：甚至連婦人女子都堅信其不應該，這一個仗會存在嗎？那是無論如何也打不下去的！……

他所走的幾處，多半是小商人，其餘是安份守己的住戶。所以，當一想起那個消息是那麼苦了他，而且引來種種有欠忠厚的打趣的時候，雖然有點忍不住想笑，當他搬出那個新的鐵證，却立刻變樣了。因為他們也同樣苦惱於這個切膚的問題：棉花暴漲到一千幾了！……

只有最後一處訪問未免掃興。因為正當同主人談得投機的時候，那紙店老板的兒子，一個十二歲的高年級小學生，提起書包，放午學回來了。

在向父親討過零錢以後，那頑童並不走開，反而望定老師傻笑起來。

「老老師！」他吞吞吐吐，但却很感興趣的說，「他們說，大家要叫你賠錢呢！」

老老師臉紅了；既不便於生氣，辯駁也非對手，於是他搭訕的說：

「賠甚麼錢呀？我連豆腐也沒有打爛過呢！」

「不是豆腐，他們說，要叫你賠那天的火炮錢啦！……」

老老師沒有回得上嘴，那孩子給父親吼跑了。

然而，儘管如此，老老師依舊低頭不語，感覺得很掃興。因為那頑童重又叫他直面着那個簡單可惡的責難：道理自然不錯，放炮可放錯了！換句話說，這個活了七十一歲，因為誠實受人尊敬，也以誠實自勉的老人，在要快進墳墓的時候，忽然被看成說謊者了。

本來，置身中國這個社會，一個人在做了十件壞事以後，是可以放胆一直墮下去的，因為儘管無事不壞，人們也不過如此批評一句，「那是個壞人啦！」就拉倒了。然而，這種灰色的溫情主義，只是一面，因為一個好人若果做錯了一件事，且不問其動機情節如何，大家可又立刻擄起石頭來了。實際倒又並不怎樣溫情。

但痛心的事情還在這裏：壞人視作惡如故常，不會內疚；而當一個好人偶爾做錯了一件事，即或沒有訕笑指責，那反省也叫他够受的。因此，在這兩者、外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夾攻當中，生平來第

一次，老老師的精神失掉了平衡，而且狠狠被攪亂了。

當他離開那紙張鋪的時候，他是那麼喪氣，彷彿七十歲這個事實，真的已經壓在了他的頭上。他本是想回家的，這天又非班期，但他信步走向代辦所去。而當他望見那個正在跨下雜貨店階沿的郵差的時候，他忽又振奮起來。郵差顯然已經交割清郵件了，於是老老師加快足步走去，希望能夠立刻從報上證實那個傳聞。

再過兩三間舖面，他就快到代辦所了；但他忽然發覺背後有人向他吆喝。

「你的報在這裏啊！」一個人在品香居階沿上舞着張報說，當他回轉身的時候。

那是個無業智識份子，高中卒業，去年冬天入了袍界。人很肥壯，在那批浮蕩子弟當中，他是個暗中的組織者。因為很清楚那個空中來電的虛實，同時又知道老老師很為他們的流言苦惱，當看見郵差走過的時候，他搶先把報取了，正在做着惡毒的設計。

「請來吃碗茶吧！」看見對方遲遲不前，高中生又說，「好消息多得呢！……」

在這鎮上，私人只有老老師有報的，他叫它做精神糧食。而且，雖然取與極嚴，獨獨對於書報，却又喜歡旁人隨意借閱。現在因為某種原故，他可感覺得不滿了。

「你們說都不說一聲！」老老師開口了，但又頓住，神色很不快活。

「請你老人家原諒，我們這幾天也急到要看報呢！……」

高中生訕笑的陪着小心。而且恭恭敬敬，親自跑過來邀請了。

老老師已經覺察出情形不大對勁，而當他看見郵差時那種忽然使他周身燒了一股的熱望，也已經消歇了。因為他並非傻子，知道對方是個什麼樣人，又親自嘗過他的訕笑。而且很理會他在目前的居心。至於剛才到的報上，是否業已證實了那個他所傳達的消息，那就更不必猜，也可以推測到；但他冷冷一笑，又提口氣，彷彿應戰似的，跟那小流氓走去了。

老老師的脾味，原是極溫和的，少有生氣的時候。縱是同旁人因爭論吵起來了，他也會笑笑說，「等你平平氣再講吧！」趕緊車開。但他現在，不僅態度上顯得不辭一場爭吵，他還有了那個爭吵的邪惡念頭。似乎對於任何一種局面，他都不會想到退讓。

他傲然的走進茶館，傲然坐上旁人讓給他的首席，而且傲然四顧。

「你們像是拖我吃講茶哩！」於是他說，強笑起來。

「完了！」高中生故為驚怪的叫了，「你老人家怎麼這樣說啊！……」

「最好你把報讀起他聽聽啦！」有人搖旗吶喊。

「這個話對！」高中生說，接着嗽嗽喉嚨。

於是，雙手捧起報紙，他開始讀起來了。他只選擇那些重要電訊朗誦，而在十四五兩天報上，一共有着這幾項標題：國共兩軍衝突愈烈，山海關展開爭奪戰；中央百萬大軍，三路進入華北；魏德邁

發表談話，美軍不參加中國內爭，但可能與共軍對立，等等。

而在這種別緻的朗誦當中，高中生雖然做得那麼正經，但每讀幾句，必然斜睨一眼范老師。他的同類更是專心一意望住那個決了心受難的老人；而因為他的表情之急遽而又複雜的變化，他們有時忍不住嗤聲一笑，有時又故意扳起面孔，……

然而，正當這個卑劣的作弄快要達到頂點的時候，范老師站起來遮斷它。

「我問你情，你這是啥意思呢！」他抑制的嘶聲問。

「沒有啥意思啦？」停止朗誦，中學生假裝不懂的反問。

「沒啥意思！」范老師顫慄了，「沒啥意思你又這樣神氣活現的噲噲？！……」

「呵！你說這個。我想讓你老人家知道：內戰已經停了！」

「你扯謊！」范老師厲聲說，手指一戳，幾乎正中對方的額頭。

「唉，范老師，我一向都很尊敬你啊！怎麼……」

「你扯謊！——叫他們大家說吧！……」

范老師的聲色更加嚴厲；他昂頭挺胸，號召似的，指了指前後左右或坐或立的人眾。於是，一場偷偷掩掩的惡作劇，立刻轉化成爲公開嚴重的論爭了。

那中學生的初意，本在作弄一個老實人的，因爲范老師意外的不馴善，他也發起火來，即當衆

宣稱：扯誑的是對方，因為他冤冤枉枉叫大家放了鞭炮。而接着，問題就進入那個幾天以來，使老老帥吃苦非凡的矛盾當中去了：內戰應不應該停止？會不會停止？停止了沒有？結果互不相諒的膠着起來……

而末了，因為這場爭辯已經轟動全場，少老師趕來了。審開那些出於關心，陸續跑來圍觀的羣衆，他走進茶館裏去。於是，首先情辭懇切的止住對方的謔扯；說，即使炮放錯了，這個總比逢年過節放得來有意義。然後費了更多的唇舌，把老老師勸回去了。

但這所謂勸，倒不如說拖來得恰當。因為老老師自始至終不願意罷手的，他的信心已因這場爭辯而更堅強起來。而在少老師一路扶着他回去的途中，他更不時出其不意的從孫子手中掙脫，回轉身去，望着那家茶館，手舞足蹈的嚷叫一通。

「我沒有錯！」他高聲大叫，「只有那些混蛋才願意打下去！……」

「祖父，算了！……算了，祖父！……」

少老師照例苦着臉哀求，於是重又挽住他的手臂，回轉身再走。

這樣興奮激烈，在老老師算生平第一次。但一到家，他可頓然困憊得不像樣了。他一連躺了兩天，不吃飯食，也不同家裏人交言。但據少老師娘子說，她親耳聽見他半夜裏起來過：來回走動，一面喃喃自語，「這怎麼會不停呢？沒有一個老百姓歡迎啦！……」

呼

嚙

但到第三天上，老老師又恢復常態了。不過，這所謂常態，是很不完全的。他看來比以前衰老，也如一般老年人樣，不大振作。京毡窩的護額歪在一邊，鬚鬢也不大乾淨。而且，一直保持一種病態的昂奮專注，似乎所有的心力，全部集中在一個信念上了：內戰應該停止！也一定會停止！而他的論證遠較以前清晰。

不僅這樣，幾乎成了定規，正如他中年學字，起床後先得在砂盤上劃五十個大字那樣，他每天總要找一兩個人透澈激談一番他的意見。因為那場糾紛，初聽之下，人們更是想笑，但隨即很嚴肅了。因為縱然只是一個信念，人也可以從它得到鼓舞。

但最受他鼓舞的，是那批望眼欲穿的抗屬。她們是常來請教他寫信的，因為他早就在啞巴鋪面前柱子上貼了個條兒：義務代替抗戰軍人家屬寫信，每日午前十時至午後一時。他目前一樣為她們服務，所不同者，從前他總愛寫努力殺敵這一類話，現在呢，……

然而，就在前天，街上忽然傳出一股諷風：范老老師瘋了！因為有人發覺他走路時常愛自言自語。一天，忽又失神的停在街心，莫名其妙的笑起來。

「這還不明白嗎？簡單之至：老百姓不要內戰！……」

他說得那麼大聲，好些人都聽見了。接着他就高高興興買了餅火炮回去。但到今夜為止，這段傳聞還沒證實，而即或證實了，也僅僅證實了老老師信心堅真。

自然，即此說他是瘋子的人也會有的，正如他們對付每個真理代言人一樣。

一九四五、十一月、二十九夜。

呼 嘯

抗戰已經勝利，日本人投降了。

這是一件特等重大的事情。對張三如此，對李四也如此。其於磨家溝鷄心石傍邊廖洪順廖二的老婆，意義更加深刻：丈夫就快要從前線上回來了！

老實說，廖洪順廖二出征，便從拿麻繩套進鄉公所那天算起，是連一年半也不上的。然而，因為鄉民代表主席，當時曾經在茶館裏公開的向她擔保，「你不要再開了！今年一定勝利！勝利了一定有你的廖二」而這個於她便如釘釘木，成了無法動搖的信念了。

而且，在這一年半中，廖二老婆，過了些甚麼樣的日子啊！起初還有嫂嫂幫着種幾畝地，不到半年，那胖女人熬不住守活寡，又無子女，就嫁掉了。婆婆是老咳嗽，行動迂緩，毫無作爲；女兒不到兩歲，只會招來麻煩，於是工作的枷檔，便落在她一個人頸項上了。

而且，他還額外碰到過多少的糾紛和屈辱啊！單拿領優待谷一事來說，她同保長吵過打過，同嫂嫂吵過打過，還坐過禁閉室。同嫂嫂爭執，因爲那婆娘改姓後還想領廖大的優待谷；而結果雙方都未

到手，暫由鄉長保存。同保長口角，則因為那小領袖再再批駁她證件不足，隨又誰稱沒有得到縣政府的批示；但她始終不肯籠手，却已領過一石多爛谷子。

廖洪顯廖二的老婆，一般客氣稱呼叫廖二嫂，是個瘦長的女人，却很壯健。門齒微露，眼睛很鼓，突出的顴骨紅得來像鶴頂樣。全溝人都喜歡她，因為作事認真，同她換工頂划得來；但也有一點討厭她，因為她嘴又硬又直率。和這山溝裏一般人戶一樣，廖家也是半自耕農。但因人手不夠，租子又越來越重，從去年起，就單只做自己的幾畝地了。

廖二嫂做的熟地。雖是山裏收成較遲，當勝利消息傳來的時候，她的玉麥，却早已上架了。起初她還不敢相信，因為說這消息的特別開了她點玩笑，「好了！這一下不再睡涼扮覺了！」直到她從別的一些趕場人口中，陸續聽到這個同樣消息為止。

然而，雖因賦性硬直，廖二嫂有時不免大冒，但她也是一個穩扎穩打的人，每件事都喜歡做到底。因此，到了下一個場期，她又特別抹了兩升脫把子玉麥，忙着提上街趕場去了。

她之上街，自然是想親自探聽一下。因為她愈來愈加激動，勢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安心了。但這代價也不小的，她得暫時擱下來種小春。

爲了補救，到得臨走，她叮嚀起婆婆來。

「你挖一鋤頭算一鋤頭；再不然，把磨刀石地裏的豆子扯了！」

「說！說！我早上就聽見了！」婆婆喘息着回答。

婆婆是個五十多歲的矮老婦人，因為長期喘咳，眼珠微黃，而貌有點浮腫。同這溝裏人一樣，對於媳婦，她也是又喜歡又討厭的。還有一點懼怕。她承認着，一面摸索着站起來，準備到地裏去。

看見她動作得那麼迂緩，已經揀上孩子的媳婦，有一點灰心了。

「好吧，你就在屋裏領娃娃吧！」她說，開始又解脫那女兒的摺帶。

於是，就在孩子的啼哭聲中，廖二嫂提了玉麥上街。

磨家溝離鎮子有八九里，全是荒涼的山徑。當她到了街上的時候，場集早開始了。人們正從四面八方匯集攏來；男子漢或挑或揸，女的大半挽着個提籃，裝了雞蛋，母鷄；籃把邊則揸着小巧的油罐酒罐，或者醋筒。

這是八月二十號左右的事，鞭炮已經放了好幾天了。但就在外表上，人也還可以一眼看出勝利的確實證據。各處柱子上的紅綠標語依然健在，十字口新添了好幾家布攤。那些藍映映的陰丹士林，以及紅紅綠綠的花布，是城裏一批敏感的匹頭商運起來傾銷的，深怕背勝利時。但却看的人多，買的人少，因為都認定還要跌。有的鄉下人問問價錢，舌頭一伸，就走掉了。

雖然並不識字，也不會從那些布攤領會出深刻的含意，但廖二嫂却普遍從人們臉上感覺出一種鬆神氣。加之，她聽見好多人都在喃喃自語，或者向熟朋友嘆氣，「好了！也應該太平了！」有時她

停下來，設想他們會說得明白點；但又每每即此而止，似乎單是這點，便已足夠表明他們的丟心了。若果她問一問，她是會得到滿意的答復的，但她却把希望擱在那個信櫃管理人身上。

那管理信櫃的叫童大爺，兼營雜貨生意。爲人誠懇和調，常常幫忙抗屬寫信。人很高大，鬍鬚濃黑。當一眼看見廖二嫂滿面紅光，彷彿跑來道喜一樣奔上階沿的時候，他也由不得睜細眼睛笑了。

他理會她的心情，而且猜想她是來取信的。因爲幾天來好多人都這樣。

「好了！也應該太平了！」他說，從櫃台上拿起一疊信來。

「是啫，」廖二嫂連說帶笑回答，「再打下去，人都會拖死了。」

「啊！你叫甚麼名字啦？」童大爺問，開始翻檢信件。

他沒有發現磨家溝廖黃氏的，於是就照例安慰她，叫她不要着急，斷言她不久會接到信。此外，他更毫無怨意的回答了她一批渣渣草草的問題，也即是說，斬除盡一切足以引起任何疑惑的藤葛，而使她確信：勝利了！她的廖二就快從前線上回來了！

說過道勞的話，廖二嫂就到糧食市上去了，糧價跌了很多，那斗行照舊抽了她過重的頭。但她例外沒有怎麼喪氣，也沒有同斗行拌嘴。而這個在她真是奇蹟。

她走向一家鹽攤秤鹽；但剛才講好價，她忽又擠向人叢中去。

「老太爺趕場！」她招呼說，站在鹽攤對角一個老年人面前。

那是鄉民代表主席黃老太爺。八字鬚，矮胖胖的，手上套着根玉圈。他穿戴古董，是個有名的好先生。對於她的招呼，他起初有點莫名其妙，接着就笑起來，想起這個女人，曾經爲了丈夫被拉那麼樣在茶館裏發過潑！

而且，主席理解她爲甚麼這樣高興：勝利了！丈夫快回來了！

「怎麼樣，我該沒騙你哇？」主席取笑的說，想起了他的勸解。

提起前情，廖二嫂害羞了。但也更加開心。

「是啦！」她忸怩的說，「真是全靠你老人家費心！」

「我費甚麼心啦！」主席說，滿足的據據鬚子，「這是天公地道的事：打日本每個人都該去，打不了就回來！——你怕是從前爛軍閥拉兵麼？哈哈！……」

回轉去秤好鹽，又特別買了兩把麻花，用草提起，於是廖二嫂回家去。

而正如每個充滿精力，喜好活動的人們那樣，希望並不是催眠劑，以爲一覺醒來，自會實現；它倒使他們積極起來，爲着希望，或者它的來臨進行種種準備。因此，從這天起，廖二嫂是更加勤謹了，又全都離不開那個嚴重主題：丈夫就快從前線上回來了！

她忙着種小春，爲的廖二回來可以多清閑幾天。對婆婆自然是一樣好，可是她更竭力約束自己，不要亂發脾氣，免得廖二知道了討氣憂。女兒臉上也沒有乾鼻涕了，或如鄉下人說的，膏藥搭搭了，

因爲若果又爛又餓，廖二回來看見，不會罵她是個懶婆娘麼？她不再賣雞蛋，好等廖二回來滋補滋補。因爲根據傳說，當兵照例總吃不飽，多添一點，那些守在飯罇邊的官長，就會拿軍棍劈頭賞你幾記……

總之，她的一切活動，全是爲了廖洪順廖二從前線回來這一件事。此外還新添了兩項活動：每天下午總要站在鷄心石上，向溝外山徑上瞭望一陣，而且，每一場必上街了。以前她只是賣糧食才上街的，現在上街，幾乎完全爲了到童大爺那裏看信。

這樣過了很久，到了十月初旬，竟連廖大都沒信來，她起了疑心，以爲丈夫留戀異鄉，捨不得回來了！於是失望之餘，她央求童大爺寫封信去催促。

「請你老人家寫詳細點，」她叮嚀說，「問他還要不要我們幾娘母！」

「看可惜郵票了，」童大爺笑笑說，「謹防已經在路上了！……」

但他架上眼鏡，仍舊實行了她的央告。正如他對付其他一批批望眼欲穿的抗屬一樣。這使她安心，似乎這封信立刻會招回她的丈夫廖二。

但更叫她安心的，是她又碰見主席了；因爲他那麼靈活的提醒了她。

「啊，你們這些人啦！」主席愉快的說，當他聽見廖二嫂訴苦丈夫老不見從前線回來，而且問明是在西安駐防的時候，「這又不是從廚房到隊房，三足兩步就到了麼，他是在西安啦！曉得麼，西

安在陝西省，已經出了四川界了！……」

接着，主席又爲她講了點地理常識；不過他於由西安回來的路程，概念也極其含混的。所不同者，廖二嫂總以爲很近，他却以爲很遠很遠。

嚙

然而，不管如何，廖二嫂總算是安心了。尤其因爲主席對於勝利時間的預言得了頗爲滿意的證明，她於他的解說就更相信。而且，憑着己意，她還把那老人家所欲表達的概念充實了一下：既然說是很遠，那總同到崧潘差不多，因爲她聽見花椒客說，到崧潘頂不容易，來回不就擱都會要一個月！

於是，她又狠心的爲自己劃了道界線：再等半個月看吧！因此，在這個範圍自己心意的界線以內，廖二嫂的一切活動，雖然照舊爲了那個同一希望，她可很少去趕場了。雖也偶爾站在鷄心石向溝外瞭望呢，那只因爲她有時會忘乎其形，並非每天下午如此。同時，地裏也還有工作等着她，她得除草施肥，準備剷灰，更得爲了換工替人家工作。而當一個人生活在忙碌勞累下面的時候，心思也就更容易安定了，不致於怎樣頸繁的跑野馬。

然而，這種由於強力壓抑而來的平靜，終歸難持久的，更容易出毛病。正如一輛勉強行駛的破爛汽車一樣。因而她的不安，還沒多久，便在別方面發現了。她變得來更加易怒，常常爲了細故打罵孩子，或者同婆婆吵。

一天，她又忍不住同婆婆拌嘴了，原因無非爲了灰棚子漏了雨。

「我有八隻手倒好叻！」她抱怨說，「這樣你就可以睡倒吃了！」

「對，對，我是豬！」婆婆賭氣說，正如一切軟弱無能的人那樣。

「我沒有說你是豬，——你罪償不了我！……」

因爲灰棚子漏了點雨，這樣大吵大鬧一場不說，到了夜裏，已經上床睡了，廖二嫂還滿腹悶氣，喋喋不休。於是那個素來怕她的婆婆，忍不住發火了。

「你不要老這樣生我的氣！」她刻薄的說，「又不是我不許他回來叻！……」

這一句簡單話語會那麼有力量，廖二嫂氣哭了。至於一晚上沒有睡覺。因爲婆婆的意思很是明白，認爲媳婦之所以那麼暴躁，只因爲丈夫的遲遲不見回來！這就無異踏了她的痛足，使她回味一次在這些日子裏她所付出的種種熱望，——而結果呢？……

她亂糟糟的想了很多，深爲自己的幻覺所苦。而最叫她難受的，是她疑慮廖二給長官絆住了，永不讓他回來！只有一點理由使她沒有陷於絕望：廖二是說清楚去打日本人的，現在日本人又早已投降了！用不着再打杖了！

「這絕不會騙人的！」她再再安慰自己，「又不是以前爛軍閥拉兵叻！……」

然而，這個正同糖果一樣，是只能混嘴的，翌日一早她就上街去了。

這天正當揚期，她的目的是到董大爺那裏看信。但就她的心情來說，却又無異是去拖廖二回來的。正如一年半前，丈夫被保長抓走了，她跑上街，設想她會把他要轉來的時候一樣。

這是十月底邊的事，距離她所狠心割的那道界線，還有幾個日子。而且，便是昨天她也沒有想到要上街的。然而，經過痛苦的一夜，不僅心意，就是外表，廖二嫂也變樣了。眼睛看來更大，門齒也更外露，神氣異常沉靜。而這種沉靜，和騷動只隔有一層紙的；它會爆發成爲狂喜，但更可能的，是會爆發成爲無可抗拒的狂怒。

市面上的情形，也有點同從前兩樣了。普遍的喜氣洋洋已經讓位於沉悶寡歡。這裏在喃喃自語，「又打響了！」那裏在嘆聲嘆氣，「棉花漲到一千三了！」但廖二嫂並未留心這些，更未深究它們的含意。正如那些被一種深沉的內在不安支離着的人們那樣。

董大爺的神色也不怎麼快活。他正在和一個馬褂長幾及膝，毡窩上外加白布套頭，矮小無鬚的老頭子談天。彷彿是在講說甚麼災害一樣。

「董大爺早！」廖二嫂強笑說，當她走上階沿的時候。

「啊，你早！」董大爺隨口說，接着就同那長馬褂攀談去了。「我問你啲，」他說，「若果每個人都這樣，說不通就過打，這還成個甚麼世界？那我們也就不必再要公斷處，法院，大家就瞎打好了。那個氣力強那個稱霸！」

「可是，前幾天還在說講和了啦！」長馬褂嘆息說。

「討厭就討厭在這一點！……」

「請你老人家看看我的信沒有啞？」廖二嫂說，覺得太久了。

「好的！」童大爺順口說，隨又緊釘着長馬褂說下去，「我告訴你，我們常常罵人；你講的盡是三個錢一十，五個錢一堆的話——而今的事情就是這樣。『怎麼』，他模擬的接着說，「『說了就與做麼？那我早不該不說啦！』」

長馬褂無可奈何的笑了。童大爺搖搖頭嘆口氣，接着一眼認識出廖二嫂。

「又打響了。」他憐惜的說，於是取出一疊信來翻檢。

「我叫廖黃氏！」廖二嫂關照說，一心只想得到一封丈夫的信。

「你今天沒有撲空！」童大爺說，浮出個笑檢出一封信來。

當廖二嫂接過丈夫的信的時候，一驚那間，幾乎連呼吸也停止了。彷彿這封信裏就裝得有她的廖洪順廖二——而接着她就換了一付神色，喜笑顏開的要求童大爺唸給他聽；對方嘆息一聲，架起眼鏡，就開始朗誦了。

並非西安，這封信是河南寄來的。信上說，隊伍九月開到豫東，一走攏就同共產黨打響了！沿途逃的很多，抓回來就槍斃。據長官宣佈，大家要努力幹，因為剿完共產黨就回家，……

然而，還沒讀完，廖二嫂便已四肢哆嗦，呼吸也困難了。

「怎麼，又在打共產黨了麼？」她禁不住失聲問。

「全國都在打喇！」童大爺說，準備再繼續讀下去。

「天啦！這又要多久才打得平呢？」廖二嫂重又切住他問。

並不立刻，童大爺苦着臉想一想，於是衝氣的回答說：

「過去打了十年都沒有打平！」

廖二嫂失神了。

「唉，童大爺！」她忽然大聲大叫，「我們說清楚打平日本人就回來的啊！……」

「現在甚麼人在把話當話啊！」童大爺嘆息說，雙手頹然落在櫃台上。

「那我不管！——我只要得着我的人！……」

廖二嫂口氣異常堅定，說完就又那麼決絕的身子一扭，一屁股坐落在櫃台邊長凳上。彷彿奪去她的丈夫，又不如期放回來的，並非別人，正是那個和謁誠懇的雜貨店老板一樣。但也許立刻反省到這是一個誤會，吶喚一聲，她又囉囉嗦嗦的一下站起來了。

「請你老人家做點好事，替我寫封信把他叫回來吧！」她含淚的求乞說。

「這個沒有用啊！」因為童大爺悶聲不響，那女人又顯出一種隣近瘋狂的興奮，長馬褂苦笑着插

嘴了，「又不是長年月伙，他在軍隊上啦！」

「可是我們早就講清楚才去的啦！」廖二嫂高聲大叫，翻身直面着長馬褂。

「嗨！你怎麼跟我鬧啊？」長馬褂大為見怪，忘記了對方正在受難。

「我用不着跟你鬧——可是總有一個人我該跟他鬧嘛……」

於是她回轉身，抓過童大爺手上的信，奮力擠向人叢中去。

毫無疑義，長馬褂激惱了她，但也給了她個提示：她記起鄉民代表主席來了。因為若果他當年不担保，她不會輕易讓他們把廖二帶走的。而且，除了黃老太爺，她真也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對象了。不管是同謀者或幫兇。

這時早已經登場了。滿街只見黑白套頭翻滾，挑担擔背的不時發出憤怒的聲響，「讓——油鏟衣裳！」每座茶館裏都人聲鼎沸，而超越這個，則是茶堂喧震耳欲聾的吶喊。在那家門口懸挂着公斷處三個字橫額的一團茶社裏面，鄉民代表主席正在那裏排難解紛，主張公道。

然而，實際上，那位好好先生是甚麼也不能主張的；但凡遇到事情過份棘手，他那兩面取光的辦法又終歸無用的時候，總得由鄉長出來替他解圍。鄉長穿著時新，是個滿身肥肉，滿腹鬼計的狡詐傢伙。同主席是聯襟，混名王水公爺。

現在，因為一件久而未決的糾紛，給鄉長幾句話攔平了，主席正在為他自己解嘲。

「是不是？」他沾沾自喜的說，「早聽我勸，也少說些冤枉話哩！……」

於是他站起來，揮一揮套了玉圈的手，號召另外一批人去受評斷；然而，當他順手撚撚鬚子，正待坐下去的時候，廖二嫂氣喘吁吁，臉色鐵青，奔到他面前了。

「唉，老太爺！」她情勢汹汹的大叫，「你說過的話究竟與不與算事啊！」

「我說過甚麼話哇？」主席反應的問，一時沒有摸着頭腦。

「甚麼話？」廖二嫂重複着，聲調已經接近破啞，「你當着茶館裏這麼多人說的：你不要再鬧了！今年一定勝利，勝利了一定有你的廖二——怎麼？……」

「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……」

主席忽然得到回憶，於一唱三嘆，而且嘲弄的笑起來。

「啊，你是說的廖洪順廖二嗎？我記起來了！」他接着說，輕鬆活潑的坐了下去。「這我前幾場就講過，」他繼續說，「你不要以為是從廚到臥房那麼容易的事，……」

「可是現在又開到河南打共產黨去了！……」

廖二嫂痛的痛哭起來，隨又出手意外的伏下去叩了個頭。

「請你老人家做點好事，去封公事把他要回來吧！」她哀求說。

「真是異想天開！」因為主席開口不得，這又確乎是個難題，胖鄉長說話了，「這個不要說是主

席，就是縣長也辦不到的！——快趕完場回去吧！」

「可是，我們早就說清楚才去的啊！……還有你，——鄉長也在場啊！」

「可惜我們都沒有帶軍隊！」主席笑着說，終於找到了藉口。

「你興這樣說麼？——那我的人又是大風吹去的啦！」

主席沒有回答上嘴，胖鄉長也一樣，於是廖二嫂就更加堅決了。

「總之——」她接着嘆，「先前沒有說還要打共產黨，今天不還我的人不行！」

「啊喲！」鄉長故為滑稽的叫了，「你像又是安了心要耍橫啦？……」

他接着問，但却並不等候答復，而正如一般忽然陷於理屈辭窮的專橫者一樣，立刻把最後一張牌擺出來了。因為他緊接着宣稱：爲了一個廖二，她已經鬧了無數次了！若果她今天再耍橫，他要把她關起來往縣政府送！

「這個風氣不壓住得了嗎？」他又向主席說，「將來會都跑來向我們要男人呢！」

「怎麼不跟你們要男人哇！」廖二嫂力竭聲嘶的大叫，因為鄉長的種種威嚇，只不過替她所有積壓下來的委屈加放寬了出路，「是你們派人生擲活扯抓去的啦！……我今天就要你把我關起來往縣政府送！……」

她像瘋子一樣奔向鄉長；但是還未近身，她就被打翻在茶堂裏。……

囉

呼

呼

末了，因為既不聽勸，也不屈服，勢非要回自己的丈夫不可，鄉長果真叫來警察，把廖二嫂關進禁閉室里去了。然而，這個處置完全無用，因為一有機會，廖二嫂每天都要大鬧一通。「我們說清楚打平日本人就回來的！」她總是這樣嗥叫，「沒有說過還要打共產黨！」而由於這種理直氣壯的呼喚，人心逐漸的騷動了。尤以那批苦守活寡的抗屬爲然。

那個浮腫猥瑣的婆婆，已經杵了根白夾竹棍兒，搵了點口糧，把孫女攆上街了。她成天守在門口，每逢媳婦吵鬧，她也流眼抹淚的跟着抗議。

「說清楚打平日本人就回來的！」她會恚憤的喃喃說，「沒有說過還要打共產黨！……」

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

蘇大個子

在同母親吵嘴的翌日，蘇大個子，一早就上街了。

雖然對於母親的哭訴，他也多少有點憐惜，不願意再拋棄她，但他決定到街上混個時候，等老人家氣平了，自己的身體再強旺點，就回部隊裏去。這不僅因為當他還在路上的時候，老婆害傷寒死掉了，叫他定不下心。同時他更耐不住鄉下的荒涼寂寞。

蘇大個子的出征，勉強可以說是自願。因為他生性好動，又負了一身債，不賣壯丁，實在沒辦法拖揆了。他在晉南豫中一帶一直拖了三年，而在那次可恥的潰敗之後，才又匆促開回四川，準備搶救廣西。但才走到綦江，他病倒了。同時病倒的很不少，有的還未斷氣便被抬去埋掉。然而，憑了一向的信用，他却意外請準了病假；同時，也因為連長相信他不會好了，落得送個人情。

在從川東回到川西北角這遼遠的途程上，蘇大個子費了不少時間，吃了不少苦頭。他討過口；有幾次自以為快要作路斃了，又僥倖活轉來。而在活轉來後，他總照例向自己發誓，從此不要再當兵了，苦死苦活守住自己的家小。但他現在却又只顧渴念天涯海角，完全忘記了他會遭受的種種磨折。

一到街上，他就在上場口河壩裏石灰窰找到了老朋友王跛子。這是一個道地的光棍，無家無室，也無常業。有五十多歲，穿著異常破爛；但却永遠保持着一种無挂無慮的快活神氣。而他的惟一享受，是糜子菸同燒酒，有沒有錢吃飯，在他絲毫沒有關係。

當一發現大個子的時候，跛子立，停住正在拌炭的扁扁鋤，於是故為吃驚的掀掀破草帽子，上下打量對方的補袍軍服，而末了，帶點嘲弄的笑起來。

「呵啲！才是位遠客呢！」他快活的說，稀開老婆子式的囁嚅。

「甚麼遠客呵！」大個子苦笑說，「差一點在路上拖死呢！」

「我聽你媽說過！」跛子說，哈哈大笑起來，「勸你你又不肯聽啦！現在總管到一椒了。怎麼樣呢，老弟！這幾天人不好請，幫哥檢幾天廣子好吧？」

「吁一口氣，大個子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來。」

「好嘛，」他漫聲說，眼睛並不看望對方。

但他忽又抬起頭來，望定跛子，試探的笑一笑。

「不過，混個時候，我還是要出門呢！」他愁悶的說。

「你今天總不走啦！」跛子隨合的說，「快把烟抽燃動手吧！……」

於是，他從腰間取下根附有豬皮菸盒的短煙桿，拋擲過去。

拾起跛子視同生命的恩物，又輕輕嘆口氣，大個子走向密門邊取火去了。吧燃煙後，他就鑽進那個搭在窖邊的人字形草棚裏去，取來一付冤筲，一根繫有彎木勾兒的扁担，準備去檢廣子。其實就是石頭，不過要飯碗大小的，而且要堅石才能耐燒。

但當担起冤筲，走過跛子的時候，他忽又停下來。

「認真講那個還頗當兵呵！」他解釋的嘆息說，「又冷又餓，還要挨打受氣！」
 停住拌炭，跛子含笑的望定他，似乎很感興趣。

「你沒有看到我們從河南敗下來那個勁杖！」取下嘴裏的煙袋，大個子接着說，似乎準備談到底了，「簡直像趕浮鴨一樣，遍到處都是人！你才停下來休息，又說『來了！』」

「未必盡都是些飯桶，不與抵住打嗎？」跛子驚怪的問。

「打，」大個子非笑了，「大家都拚命向後轉，——你去打嗎！」

「當官的也不管麼？」

「當官的管！……」大個子菲薄的說，同時車身就走。

但他並沒有走掉。他又回轉身來，而且率性擱下扁担，認真談起來了。他說了好些長官們的壞話，描摹他們怎樣忙於搬運他們的私貨，家眷，而完全忘記了戰鬥。

然而，正當談得眉飛色舞的時候，他忽又敗興的嘆口氣。

嘆

呼

「不過，這些講他做甚麼呵！」他愁蹙的接着說，「這回請假回來，才把人罪受够了哩——」共發了五百塊錢聲川！你說熬下去吧，天天看見好多人氣都沒斷，就抬去埋了！……」

「那你怎末還沒有醒哩？」跛子切住問，一豔不像玩笑。

大個子立刻懂了他的意思：他不贊成他再回部隊。而這個阻止也來得正合適，因為此時此刻，他所看見的只是部隊生活的殘酷黑暗，沒有一點值得留戀的地方。

但他並不作答；惘然一笑，他茫沒的望向天際。

「可是家裏住起也焦人啦！」他漫聲說，發愁的看定跛子。

「那你這個就毫沒辦法了！」搖一搖頭，跛子不以為然的說，「爲甚麼呢，你揪到摩痛，掐到也摩痛啦！老實講，這兩年鄉場裏自然苦，——你看我吧，一身是『金』！不過說句笑話，那個要拳氣給我王跛子受麼，——『你倒去你媽的！老子又沒有伸起手向你討飯！』……」

「你沒有門戶差使啦！」大個子插嘴說，自愧不如他的朋友瀟灑。

「呵喲！這個才兇，你都有一個家了！」搗一搗嘴，跛子緊接着說下去，「再說起些，現在你也只有一個母親了啦！是我麼，我就把莊稼退了，搬上街住，包你混得起走！你媽呢，那裏街沿邊攤個攤子，這幾天賣花生，過幾個月，賣密榨糟，——看你那個又向我派差事！」

「這個糊得圓一張嘴嗎？」心裏一動，大個子十分留神的問。

「告訴你吧，現在好多人都這樣混日子呵！……」

也許因為跛子語氣間露出了悲感，也許大個子根本理解這句話的含意：大家都逼得沒法了！他沒有表示同意他的主張，但也沒有反對，僅止意義曖昧地嘆了口氣。

「好嘛，」他含糊的回答說，「慢慢看嘛！……」

於是，他重新扭起窻篋，悶悶不樂的去檢廣子。

跛子的說辭動搖了他回轉部隊的意向，但也使他更加感到了農村生活的破爛：他陷入苦悶了。他不知道如何決定的好，遠走高飛呢，或者住下來街延殘喘。

然而，當其到了向午，兩個人去劉鬍子飯館里午餐的時候，因為一連極見好幾個熟人打趣，他却忽然決定了再回部隊。雖然這些刺激並不嚴重，大家不過順口開了一點玩笑，「雜種！虧了你這麼一大箇呵，仗都沒打完你就跑回來了！」但大個子是那種人，有時豁達爽朗，有時偏狹小氣，受不了任何人一點潑視。

其中最涎皮的是紅眼睛泥水匠李長子。又瘦又黑，尖嘴唇邊露出兩顆門牙。既不管顧跛子的招呼，也不看看臉色，他就牽不知道休息。似乎大個子愈尷尬他愈有趣。

因為對方已經不張理了，他又睨睨兔子眼睛，惡意的笑起來。

「噯！若果你真要再回部隊裏去，不要槍一響就罵我哇！說，……」

「我只會爬房子！」大個子敖然說，端起酒碗咕的灌了一口。

「哎呀！好大的氣！又不是甚麼人在強迫你哩！」

大個子倏的站了起來，指指跛子，盛氣的頂住說：

「你問一下吧！老子一早就這樣決定了，——要那個舅子強迫？」

「那更好啦！」李長子涎皮說，「走的時候一定請你啣一台木腦壳酒！」

「一個人要懂眼呵！」漫點着頭，跛子指責的大聲說。

跛子義憤填膺，準備結結實實收拾一頓那個紅眼睛鬼子；而且向他指明，他的玩笑只是幸災樂禍，想把人往死亡裏撞。但正當這時，拄着根竹棍兒，大個子媽走過來了。

蘇大娘是個瘦小的老太婆，她之上街爲了找尋兒子回去。

「最好把我活埋了你再走！」她邊走邊說，和兒子正對面停下來。

大個子把眼睛埋下了。跛子略一回顧，立刻認出了她，於是假裝快活的笑起來。

「呵喲，蘇大娘哩！」他巴結的說，「大約怕我們把大個子拐帶走吧？」

「等我死了隨便他怎麼走！」蘇大娘賭氣說，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，「我鋤頭都鑿到耳門邊了，你還要洒酒脫脫出門，看天地間又有這個道理沒有！……」

「他是在幫我檢廣子呵！」哈哈大笑，跛子解釋的插入說。

「檢廣子？昨天還跳起足吵着要走，你把我騙到了！」

「難怪！」跛子大澈大悟的叫出來。「你坐下來讓我慢慢講吧！……」

儘管蘇大娘不肯坐下，似乎坐下去就會上當，然而，由於跛子的極爲周到的討好，她終於聽從了。於是跛子趕快遮掩，說大個子確乎有過走的意思，但他已經說服了他。

「你想，」他詭騙的加上說，「明明是去跳岩，我都不挪他一把？」

「嘔！他肯讓人挪又對了囉！」蘇大娘負氣說，已經有了幾分相信。

大個子早已不喝酒了，他悶着臉，也不看望母親。

「那我走倒遲早要走的呵！」檢起一根筷子，又一下擲在污黑的條桌上，他忽然生氣的叫出來，

「你倒說不要緊，」他接着說，一眼看定母親，「我要留張臉見人啦！」

「難道你不走就沒臉見人嗎？」憤惱的拾拾屁股，蘇大娘頂住問。

「給你說你也不懂！」大個子避開臉說，接着就叫堂倌添飯。

於是，也不管跟來的母親的哭嚷如何可憐，他就一味吃飯，不給一個答復。但這又並不是他心狠，恰恰相反，他倒十分替母親難受。而且，更憎恨那些惡毒的嘲弄了。無意識間，似乎認定他之堅持，只由於不得已，而這個正是李長子們做成的劣績。

因爲理會他的朋友的苦楚，而且眼見成了僵局，王跛子出馬了。

「蘇大娘呢，」他苦着臉呼籲說，「你怎麼把氣話當成真話聽呵！」

「早知道你大了這樣麼，我不該找個爺嫁了！」蘇大娘繼續哭訴。

「你這個人！……」

跛子着急起來，因為對方只願哭訴，而且越來越固執了。意在非要兒子立刻跟她回去不可。而末了，他就只好賭神發誓，担保阻止大個子回部隊去，否則親自送他下鄉。但他求她不要操之過急，因為若果繩子太擰緊了，有時反而容易掙斷。

於是，由於自己素來的信用，同時語氣間又多少帶點威脅，跛子終於把蘇大娘勸走了。然而，問題並未從此解決，才隔了兩三天，老太婆又上街了。而且，此後隔不幾天，必然上一次街，看兒子走沒有走。因為儘管跛子拍着胸口担保，她可始終不肯放心。而實際上，大個子也只答應他的朋友多留一兩個月再走。

這是七月底邊的事，到了八月中旬，跛子因為不勝其擾，有點不耐煩了。一天，當他把那個可憐的老太婆送走之後，他悶着臉好一會不張聲。而末了，揚起臉望定了大個子。

「你這個人沒有一點道理！」搖搖頭，他禿頭禿腦的說。

停住抽煙，大個子也莫明其妙的望定他。

「我只問你，」浮出強笑，跛子困憊的接着說，「五嘴都說起繭了，今天勸，明天勸，——你一

個不來氣！這是啥講究啦？未必一個人胡說白道了幾句，你就這麼傷味麼？」

「我倒不是爲了幾句話才這樣呵！」大個子說，邁開了臉。

「那又是爲甚麼？」

「爲甚麼？簡單得很，我在鄉壩裏過不慣！……」

「大約軍隊裏是天堂吧？」跛子切住問，嘲弄的笑起來。

大個子沒有回答得上，因爲無論如何，他說不出部隊裏怎樣好。

「快算了呵！」跛子得勝的大叫了，「揪着也是痛，掐着也是痛……」

「我會另外找部隊啦！」

「老弟！你忘記那句話了：天下老鴉一般黑！」

「不！」大個子儼然的不認說，忽然記起他在晉南豫中接觸過的×××部隊，「××軍，××軍就不是這樣的！司令官火夫一個待遇，像打啦，罵啦，這些事就沒有！……」

跛子忽然敗興的嘆口氣，於是苦笑着站起來。

「好吧！」他喃喃說，「你就明天走都對我沒關係！……」

於是，從此以後，跛子再不勸他留下來了，每逢蘇大娘上街來，總又借故走開，由他兩母子去瞎扯。總之，他對他的朋友大爲灰心，覺得就用牛牽繩也把他拖不轉了。

而大個子本人呢，從此也不再向他提說要走的事。但他私下決定，只等有機會他就走。不過，這種越來越加固直的想法，已經早和那些刻薄的嘲笑沒關係了，確乎只因爲日子一久，他更覺得他不能就這樣活下去。也不——那種他所稱道的部隊在那裏吸引他，他的提起他們，僅僅由於一時辭窮，而且，他也找不出一個參加他們的門徑。

因爲彼此互不滿意，同時，跛子向學校包的石灰，早說定了三千元一密，一共燒二十密，但米價老往上爬，因而就更加不痛快。設非必要，他們幾乎整天不交一言。

然而，就在八月底邊，勝利的火炮在野貓溪放響了。

「好了！就要吃相因米了！」跛子說，開心的笑起來。

「雜種！也有今日！」大個子笑罵了，比小飯館——任何一個興高采烈的人都更高興，「你們還不知道，在河南把我們打得好慘呵！簡直連撒尿都不給你留個時間！——去它媽的！」

「可是，日本人現在就有尿也都撒不出來了呢！」跛子附合的大笑說。

這是八九天來，他第一次這麼愉快的張羅他的朋友，接着就又一進去米市場看慶會。直到啞過口號，才回石灰窰去。而當他們到得河邊的時候，蘇大娘跟來了。

當一發覺出她，跛子意外的笑起來；自然更沒有躲避。

「這下好了！」他停下來說，「仗火也打完了！」

接着，他又含譏帶笑，把頭偏來偏去看大個子。

「唉，軍爺！現在你不叫喚要回部隊了吧？」

「怎麼不哇？」大個子笑着反問，彷彿對方說了句失格話，「你剛才沒有聽見鄉長說嗎？我們還要包圍日本人繳械呢！——它媽的，糟害了我們這麼多年，這個落水狗都不打嗎！」

失望的嘆口氣，跛子悶聲不響的坐在橋頭邊一株酸囊樹下。

「我話也說盡頭了，」蘇大娘痛心的接着說，「只要你給我找得出一條路，——你走！」她勃然大怒，「我一定要留下你避馬瘟嗎？死了沒人端靈牌子，我會往迴頭上插！」

「你們就這樣天天吵，的確也不行呵！」跛子忽然嘆息着插入說。

他盛着臉，充滿一種悲苦神氣。

「蘇大娘哩，」他又苦滯的說，「你是不是說的本心話呵？」

「嘔，矮子過河，我安子心的！這麼大的天氣，天天往街上衝，我對我的老子都沒有這麼孝順！」

可是你知道的，他聽過一句話嗎？我現在也想橫了：他走！……」

「好！」跛子簡捷的說。「那麼你又怎麼說呢？」他接着問大個子。

「不過，他就想這樣洒酒脫脫走掉，也不行呵！」蘇大娘掙着申明。

「當然。那麼你又怎麼說呢？」跛子重又問大個子。

「我按月寄錢回來好嘍！」大個子悶聲說，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來。

蘇大娘嘲弄的笑了。

「當兵會有錢寄回來！」他揚起的說，又癡癡咧。

「你又試一試看嘛！」大個子打賭的叫出來。「打仗的時候是都苦嘍！」他又辯解的說下去，「只要仗火停了，改編成國防軍，待遇馬上就要提高！大家雙糧雙餉，……」

「做夢！」母親堵住嘴批駁說。

「呵，做夢！」大個子重複說，一擰站起來了，「人家軍長幾次訓話都這麼說！……」

「你聽我來說吧！」跛子搶着說，阻止住正想釘嘴的蘇大娘，「不管雙糧雙餉，單糧單餉，大個子呢，只要勻得出來，總之有錢就寄好了！你媽苦了這半輩子，……」

「他不兌回來我把他看兩眼！」蘇大娘插入說。

「你嘍！」跛子着急的叫出來，「你怎麼這樣迂嘍！」他愁蹙的接着說，「他就是到外國，也總還是你兒子！敢不認你？常言說，不到黃河心不甘，你就讓他再去嘗一點辣椒好嘍！」

「天嘍！這就是守節養兒子的結果！」蘇大娘咽哽說，坐下去哭起來。

她哭得那麼傷心，似乎現在她才覺得這個積漸而來的決心的可怕。大個子很想給她安慰，甚至於可能改口，但他結果反而覺得她堵了他的興，轉身就過河到石灰窖去……

於是，蘇大個子一心一意準備走了。只於偶爾想到母親的處境，和她的再三阻攔的時候，他總感覺得不安。因此，事情決定後的第三天，他特別買了點肉，抽空下鄉看她。而在九月初旬，他又下了次鄉；雖然老太婆外表上始終不願同他合好。

當大個子上街的時候，已經半下午了。對於母親的冷淡，他多少有點反感，因而也就抵消了他的歉意。而且私下決，只等跛子同學校結了賬，他拿到錢就動身。

他的朋友正在關帝廟一家涼粉攤上喝酒。而且，正在高談闊論。

「這就是俗話說的，開口親家，閉口冤家，說穿了半文鈔不值！……」

「甚麼事這樣高興哇？」大個子問，在旁邊坐下來。

「高興？」跛子重復說，「我倒想哭一場呵！恐怕你倒會很高興吧？」他接着問，浮上一個嘲笑，「大約也是因為你要當兵，所以好生意就上門了，——只可惜是殺家韃子呵！」

「殺家韃子？」大個子反應的問。

他有點困惑，但也恍惚懂得跛子說的是怎麼回事。因為三四天前，他就偶爾聽到一個蛋販子說過，內戰又打響了！但他不敢相信。而若果相信了，他準備了那麼久的重新回轉部隊的行動，就會發生動搖。因為當他還在河南山西住防的時候，他和所有的士兵同志一樣，早已弄清了對方是種甚麼樣的武力，和他們打起來又會是啥味道；更重要的是認定了內戰不是一件好事！

「難道認真又打起內戰來了嗎？」他又緊接着問。

「那總是假的啦！」跛子漫聲說，一面端起酒碗。

「呵！」涼粉老板瞪着眼叫出來，「學校裏的先生說的都會假了！……」

「走，算賬去吧！」跛子迴避的說，放下碗站起來。

於是，也不管大個子跟來沒有，他一逕走向中學校去了。

他之如此不快，自然由於內戰，因為當那些教員講說這個惡耗的時候，他們全都預言，物價一定要回漲了。而且斷定一時不會結束。同時，他也不滿意大個子，彷彿他之強着要回部隊裏去，無非爲了給大家造災害，……

當跛子正同校長算賬的時候，大個子也悶着臉走來了。但他並非趕來結賬，預備拿到錢就動身，倒是跑來解決他的疑難。因爲他已經問明了消息的來源了，但他還是半信半疑，於是跟到學校裏來，打算找機會問個究竟，免得上七上八下。

校長是個瘦長子人，拘謹老實，穿着一件已經發紅的學生藍布衫。他斤斤計較的同跛子對着花賬，有時遲疑不決，就搔首抓耳的喚取回憶，隨即呵的一聲，又繼續算起來。

大個子忽然感覺得不耐煩了，於是假咳一聲，又討好的笑一笑。

「呵，校長！聽說又在打××黨了啦？」他鼓起了勇氣問。

放下草紙賬單，校長舒俊臣望定他笑起來。

「哎呀！」他激賞的說，「你還知道留心這些事啦！……」

「因為這是他的好生意啦！」跛子緊接着嘲諷的說。

「你就把人說得這麼不值錢啦！」大個子生氣了，「好在我還沒有這麼胡塗！……」

他轉身就向校門外走去了。

他沒有得到明白答復，但他已經確信這不是謊言了。這不僅因為校長的神氣，跛子的一味打趣，旁證實了這個，當他滿懷狐疑跑來的時候，雖然表面還不相信，本心上可已經相信了。只因爲事情太叫人痛快，他總希望它不一定是事實。

他在窰洞邊坐了很久，直到跛子來了，他就一骨碌跳起來。

「去它媽的！」他大聲叫罵，「我這個運氣真太好了！……」

長吁口氣，又拍拍他的肩頭，跛子搖搖頭苦笑了。

「你發啥皮氣呵，現在是影世界！」他愁蹙的漫聲說。

「你要夥得走走啦！」

「怎麼夥不起走？叫你媽把裝稼退了，上街來做生意。我兩個呢，這裏的事情一完，一眨眼就要種小春了，——包你不會涼起！那個要想孛氣受麼，『你倒去你媽的！……』這有那一點夥不起走？」

何必一定要當兵呵，——不殺家韃子也不說了！」

「真是正拜堂就碰到腳轉筋！」大個子喪氣說，重又頹然坐去。

「快 要再東想西想了！」跛子憐惜的說，「看打死了不好做得祭文！」

「去我倒不能再去了呵！」

「那就好啦！等到把××黨打平了，我一點都不搭你！」

「可是天曉得還要打多久呢？」

「恐怕不會打多久吧，……」

「沒有那麼便當！……」

抗議的叫出來，大個子一蹦跳起來了，於是十分興奮的講述了一長串堅強勇敢的動人故事。

一九四六年四月廿四日。

催糧

時候已經過了正午，場集逐漸冷淡起來。

滿臉慌相，又東張西望着，李永發李扯火，軍又在人叢中逡巡了。當一經過茶館，或者飯店，他總會停一停，希望能夠發現一個好心腸人，答應替他担保。

他已經來回逡巡過兩次了。但他碰見的照例是那幾個熟識面孔，全對他不信任的。雖然實際上他們也各有苦楚，並非怕李扯火人難纏。因為，由於可惡的內戰，不僅他一個人被逼得緊，勢非立刻繳出各項欠糧不可，一切裝稼人全都受牽煎熬。

李扯火人很瘦長，麻臉，嘴角上寫意的蓄着兩叢焦黃的蝦米胡子。眼睛細長，帶黃的小眼珠總碌碌的轉動着，顯得異常狡猾。這也是實在的，否則他早就破產了，至少當不成糧戶了。他把祖傳的十多畝山溝田租給人，自己耕種幾畝塌田。而且飯都捨不得多吃。

當其敵人投降，承糧一年，和停止徵實的消息，接二連三傳來的時候，李扯火著著實實鬆了口氣，以為總算把難關渡過了，沒料到現在還會來這一套！

嘆

呼

正像執鍋上的螞蟻一樣，他邊巡着，身後緊緊釘住一名肥胖高大的警丁。

「我比你更着急！」他悶聲說，當那警丁高聲抱怨他的時候。

「單着急也不是辦法啦！」警丁說，憤憤的身子往後一牽。

李扯火沒有再回答他，在一家豆腐飯店前停下了。

雖然客人並不算多，堂子裏却很鬧熱，因為好些人都喝醉了。而憑着酒興，大家也就忘記了約束。他們爭吵的原因，有的爲了債賬，有的爲了一句失格的話，也有單爲了發洩悶氣。只有一個人坐在角落裏喝悶酒，那便是名的老牛筋柯胡子。

李扯火張望一會，接着就走了進去。他沒有料到他的襟兄柯鬍子會來趕場，這可真叫他喜出望外。但他才一開口，柯鬍子就嗤的一聲、憤憤的苦笑了。

「我也一樣在坐臘呵！」柯鬍子呻吟說，他那胖胖的老臉微微有點顫動。

「快幾下吃了走吧！」就在挨近張桌上，另一個警丁叫吼着站起來。

「當然是要走啦！」柯鬍子見怪說，而且感覺得不平了，你怕我們是大糧戶麼，就欠幾百担也沒人出氣的！不過，這又算甚麼呵！禁閉室不是人坐的嗎？……」

李扯火挫折了，搖搖頭嘆口氣，轉身向店外走。

他的襟兄雖然沒有給他以如實的支助，但却了他一個暗示：他也只有坐禁閉室了。據他所知，

已經有幾個人鬧到這種地步，是並不稀奇的。因為目前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，沒有多少人還有餘糧。即或是有，因為旱象已成，也都不願意舉出來，做他們所不贊同的戰爭的本錢。

因為忽然想到最後的結果不過這樣：坐禁閉室！他稍稍振作了。但當到得飯店門口的時候，他忽又停下來，出神的凝望着那一隊破破爛爛的莊稼人。

這一隊人，是一禮拜前，鄉公所向各保徵調來運軍米的。本來說定運進城就回來，來去只有兩天。但他們却被攔了一個禮拜，而且食住都很惡劣，因此被拖得不成樣子了。衣服襤褸，面容憔悴，看來就像剛被開釋的囚犯一樣。

而末了，李扯火驚喜的笑一笑，接着就踱步趕過去。

「哎！你今天也個鑽出了！」他不滿的說，當他叫住他的佃客汪二的時候。

汪二是個矮架子青年農人，骨格寬大，氣色却很萎靡。

「你倒還要說呢，這一回幾乎見不到你老人家了！」汪二忘情的訴苦說，呆呆定定李扯火的蝦米胡子，「送到城裏，以為可以轉來了吧，還要往高橋送一跟着又一挑挑搬上船。這樣還不算呵，——這一回真倒霉透了！……」

「再說，你這下總算沒事了！」李扯火插入說。

汪二慶幸的嘆口氣，看看自己的赤足，於是頹唐的自語道，「還不知道莊稼怎麼樣了！」接着拾

噓

呼

起風塵撲撲，寬大而又多骨的瘦臉，懸心的仰望着李扯火。

「前幾天該下過一點雨啦？」他問，又失望的連連搖頭，「一路上的田都張口了！……」

「到處都一個樣呵！」李扯火回答說，隨即拔起又瘦又黑的麻臉，神情嚴正的說下去，「不過，這些那些暫且都不管吧！你欠我的那點穀子，要給我才行呢？」

「當然是要給啦！前年九斗，去年是一石，一共……」

「上前年還有個三斗！」李扯火機警的提醒說。

「就依你算好啦！」無可奈何的一笑，汪二慢聲回答。

「怎麼說依我算？這都是大眼大頂的賬，……」

「我說的老實話呢！」

「那麼，好！你就交給我吧！……」

說時，李扯火故意把他那細小狡詐，碌碌轉着的小眼睛順往一邊，因為他知道他的提議，將會在那個既極老好，又無經驗的年輕人身上發生甚麼反應。

「折合成錢也行。」他又偷偷瞥他一眼，狠心的加上說。

他忍不住向汪二望過去，於是做作的嘆口氣，變得很興奮了。

「我也逼得沒法子啦！」他緊跟着叫喊說，懇求的直望着那個惘然失神的佃客，「要是我有錢

隙，我不會我你要的！所以，你不要以為我故意挖苦你呢！」

「我的天！這不是開玩笑麼？」汪二終於失聲的叫出來。

「我也這樣想啦！吃的吃了，種的草鞋纏鼻子，……」

「請你讓我欠到下半年再還吧！」汪二習慣的告饒說。

身子一側，又伸伸手，李扯火叫他：「意那個寸步不離的肥大整了。」

「你問他吧！」他同時說，「就像尾巴一樣，釘了我兩場了！今天交不出就要坐禁閉室！不然的話，我這樣東轉西轉做甚麼呵！玉麥也沒有壘，田也乾了，……」

「可是，……」張大眼睛，汪二着急的插嘴說。

「你聽！」李扯火切住他，緊跟着說下去，「這迫關你把我度過了，下半年缺吃的，你又找我好啦！大家換手扒背。你不要再說了！」他阻止的搖搖頭，「就這樣吧！……」

於是趕忙轉向警丁，而且討好的笑起來。

「嘿！班長，你叫他量給你吧！——他叫汪二！……」

而一眨眼，他又匆忙的轉向他的佃戶去了，簡捷明瞭的吩咐他把欠租撥給所了。而且，爲了表示好意，還說，他的欠糧只有五個新石，餘下的他可以拖下去。……

李扯火是慣會打如意算盤的，凡是同他有過交往的人，逢到甚麼事情，總預先警告他，「不要又

這戶詐害啦！」但他現在，可又自然而然拏出這一套了。既未經過怎樣考慮，也非存心害人，只是他那狡詐的本性在那裏提醒他：若果不這麼做，他得準備坐禁閉室！

然而，正當他想車身便走的時候，首先是那警丁，大不爲然的叫起來了。又是奇，又覺可笑，而且十分不滿意那個小糧戶竟把自己看成傻瓜。

「你快攔倒的放倒呵！」他非笑的大叫說，「這又不是收爛賬啦！」

「怎麼爛賬？」李扯火裝做不懂的緊接着說，哈哈佯笑起來，「這個是租谷啦！你剛才都聽見，一共兩石四五老斗，給你量了，都還有賸的呢！……」

「你這樣做不對呵！」嗨，李大爺！……」

汪二着急的連連反對。挽挽被爛不堪的衣袖，又胡亂擺擺手，顯然是被這意外的打聽駭慌張了。而且李扯火只顧同警丁打交道，似乎一點也不留心他和他的呼籲。

「唉！李大爺，你也聽我說幾句麼？」他又頓頓足求乞說，感覺到了不滿。

「你究竟走不走呵？」聽見有人叫喊，汪二忽又車轉身望過去。

那是汪二的隣居劉洪與劉老三。身材瘦小，一雙鼓鼓的圓眼睛。他們是一道被徵去運軍糧的，因爲汪二給人絆住，他就停下來等他；但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。

「你不走我就走啦！」劉老三接着又說，「玉麥也沒有壘，……」

「請你再等一下好吧！」苦着張臉，汪二請求的說。他們相隔有十多步。想想，劉老三不滿的走了過去。

「還着好多鬼話說不完呵！」劉老三生氣的喃喃說。

「你看多奇怪啦，這幾天要我還他的谷子！」汪二愁蹙的訴苦說，聲調空洞而又可憐，「話都還是熱的，『不要緊，你好生做下去！』早知道這樣，我不該退了佃當丘二！」

「你把好人遇到了啦！」劉老三依舊喃喃的說。

「真是鬼摸腦壳！……」

「你同他扯好啦！」劉老三低聲說，嗽嘴而又瞪眼。

「那我要同他扯呢！」汪二贊成說，忽然變得很激昂了，「話冷都沒有冷，『谷子下半年給我好了！你用不着退！』一等你上了樓，就把梯子抽了！以爲你屁都不放，……」

「你向着我抱怨是空事！」劉老三插入說，隨又咽一口氣。

當其汪二轉身過去的時候，同那肥胖聾了，李扯火已經把交涉打好了。大塊頭雖還多少有點遲疑，但一看見汪二，他那支握有鈔票的遲遲疑疑的手，忽然神經質的抖擻一下，隨即變成一支拳頭，偷偷塞進褲袋裏去。

汪二看清了這個舉動，而且懂得了它的意義；但聾了却搶先開口了。

「你是說叫他給哇？」他裝模做樣的問，用下巴指指汪二。

「唉，對啦！」李扯火把結的回答。「他叫汪二。」

「甚麼對哇？」汪二明知故意的問，但接着就忍不住發火了，「我呷醜話說在前頭，李大爺！」他大啞大叫起來，「這個谷子我一顆也不給的！——還沒有到時候！」

他最後幾個字說得意外硬朗，大塊頭警丁佯笑起來。

「好！」警丁笑一笑說，「你們趁早把話交待清楚！」

「這難道還是假的了麼？」浮出強笑，李扯火不以為然的叫嚷了，「前年九斗，去年一石，——上前年還有個三斗，——都快年打年了，連利錢都沒有要一個！……」

「這個我承認啦！」汪二插嘴說，急想分辯明白。

「我還以為是假的呢！」李扯火搶着說，又揚聲一笑。

「假倒不假，可惜還沒有到時候！……」

汪二本來有很多理由的，然而，由於李扯火的極為狡猾的躲閃，曲解，更重要的是他明明白白看清了那警丁受了賄賂，他一急，就再也找不出話說了。

「總之，要命就有！」他又忙匆匆加上說。

「怎麼興要橫阿？」瞪着眼睛，李扯火漫聲的叫出來。

他顯然自知理屈，但他陡的覺得汪二過份不識好歹。

「我們找幾個人來講一講吧！」於是停停，他又緊接着喊叫了，「看該不該向你要：借了這麼久了，一顆谷子的利沒有，——現在倒還說你要錯了呢！……」

「我並不是說你要錯了，」汪二重又開始辯解，「……」

然而，正在這個時候，柯胡子大整武氣走過來了。他顯然有點借酒發瘋，因為當他攤派賦糧的時候，他就鬧過一次，認為這個應該出於自願。現在，已經勝利了半年了，而且又說過拖欠的不再繳了，却又糊糊塗塗催收起來，這就更使他感覺得不合理。

柯胡子身材高大，鼻尖有一點紅。幾乎每一年總要同人講幾次理信的。而若果遭到失敗，被公斷處判輸了，他就遍街瞎鬧，作着極為刻薄的攻訐暴露。

汪二認識他的，相信他懂得是非；他招呼住他。

「柯大爺！請你老人家評斷下吧！」他接着說，呼籲的攤攤手，「退莊稼勸我沒退，『你做下去，欠的和你慢慢還！』現在連吃的都艱難，又逼着跟我起來了！」

「對啦！請你說我又該要不要？」李扯火緊接着叫起來。

他顯得那裏理直氣壯，相信他的襟兄一定會袒負他；但柯胡子皺着臉苦笑。

「我自己都鮮血長流，怎麼還會為人家醫痔瘡呵！」他邪惡的喊叫說。「不出來，跟我一樣，

做

你會往禁閉室裏跨呀！橫豎今年莊稼是沒望了，你怕屁呵！」

於是，他又徵求同意的掃了他們一眼，就走掉了。

「簡直是扯神經！」李扯火腦怒的喃喃說。

「總之，谷子我沒有的！」汪二說，悶氣的堵住嘴。

但他忽又眼睛一亮，討好的緊望定李扯火。

「再不然這樣好吧！」他打賭，接着說，「到我家裏去搜，要是找得出一顆谷子，我把臉翻過來讓你打——我們都吃了個多月的大麥麵了！……」

「你會折成錢啦！」

「我給你賭咒！」手指指天，汪二痛苦的頂住說，「要是家裏找得出一千塊錢，……」

「我這個人不信咒呵！」李扯火狠心的切斷說。

「那你要我怎麼樣呢？……」

因為看出來辯解和懇求全都無用，汪二又冒火了。

「這樣你不答應，那樣你不答應，你要命麼？」他緊接着叫喊，已經不再顯得可憐，「搬軍米就遷了你七八天！王麥也沒有壘，田還不知道乾成甚麼樣子！……」

那個等在旁邊的劉老三忽然煩燥起來。

「快幾下說完走吧！」他輪眸鼓眼的喊叫說，「我回去還有事呵！……」

「再幾句話就說完了！」車過臉去，汪二請求的說。

「沒有那麼便當！」李扯火憤憤的嘟囔說。

大塊頭警丁苦笑著嘆口氣。他才放下鋤頭不到兩年，十分知道在這青黃不接時鄉下人的苦楚，而且十分了解這場糾紛的是非曲直。他那支插在褲袋裏的手，就老那麼顫動着，一時握緊手裏的錢，一時又放開它，現在，他的手心已經在流汗了，感覺很不自在。

忽然，他把他的拳頭往外一提，忸怩的笑起來。

「你這個包袱我擎不下來呢，」他喃喃說。

「無論如何請你幫幫忙吧！」李扯火低聲懇求。

汪二把臉轉過來了。警丁灰心的嘆口氣，重又把拳頭塞進褲袋裏去。

「這何谷子究竟該你們那個給呵！」警丁煩燥的叫喊說，「時間不早了呢！」

「是啦！」李扯火狡猾的接着說，「就看你怎麼樣呢！」

他大有講究的看定汪二，似乎所有的責任全都在汪二身上。

「關我屁事！」汪二憤激的叫出來，看出李扯火在挽他的圈套，「我欠你的，到了時候我知道給！你這樣矢擲尿的，我告訴你，要想把我牽進去就不行！」

也許出於激動，也許真想走掉，他轉過身就走了；但李扯火一把手揪住他。

「有這樣便當嗎？」李扯火喊叫，似乎每根胡子都在用力。

「你究竟還要不要我回去看一看莊稼呵？……」

因為一個揪住不放，一個急想擺脫自己的手臂，那些先前只是遠遠站着望的少數觀眾，都一齊圍攏來了。而別的一些更陸續加進來。但也有墊起足望一眼，就又搖搖頭走開的。因為近半月來，爲了軍糧幾乎隨地都在發生糾紛，已經算不得稀奇了。

一個赤足跛鞋的老人，甚至望都沒望一眼，便已明白了那該是怎麼回事。

「端總開不得呵！」他嘆息說，「現在就隨時隨刻都要向你索糧食了！……」

他搖擺着走過去，毫沒意思停留一下；但他又一下站住了，因為那人忽然崩開一個缺口，而那個爲人欣賞的對象，正氣勢汹汹的嚷鬧着衝出來。

李扯火和汪二是去找鄉長的。他們互不相讓，實在也因為雙方都愈爭辯愈固執，除了請求公斷，另外沒辦法可想了。這出路是警了開拓的，因為儘管他拏人手輓，不能不袒負李扯火，但他總是硬不下心，生吞活剝的把汪二擋起來，請他去代替李扯火。

鄉長是個瘦長子近視眼。心粗氣浮，愛鬧少爺脾氣。當李扯火和汪二，前呼後擁的走到公所門口的時候，他恰伴同那個剛到不久的催糧委員走了出來。

鄉長一邊走，一邊帶點矜持，正在向了委員張羅。

「我們已經關起好幾個了！」他說，「不然的話，恐怕連一半也都收不齊呢！……」他一眼看見擠了過來的人羣，於是就立刻住了嘴，態度忽然嚴厲起來。

「你們啥事情哇？」他停下來問，又用指頭扶扶眼鏡。

迎著走來的人們，也立刻停下了。那聲丁搶先大聲報起來。

「報告鄉長！因為他還欠四個多新石的糧，……」

「那就叫他趕緊繳啦！你看，委員今天又催來了！」

「我就是來繳的，」李扯火卑微的插入說，「這是我的佃客。……」

「對啦！」汪二情急的搶着說，「我們問問鄉長：看又該不該我來給？若果該我給呢，……」鄉長是忙着陪委員去吃飯的，因此，他厭煩的揮揮手切住他。

「我問你呵！」他很威嚴的說，「你究竟欠不欠他的呢？」

「我是欠他三個老石，……」汪二開始陳訴。

「那就好啦！」鄉長武斷的搶着說，「快去繳起來吧！」

於是彷彿大功已經告成一樣，鄉長迅速的轉向委員，伸一手伸，邀請他走向前；同時搖搖頭笑道，「這些鄉下人够收拾！」但汪二忽然又衝到他面前了。

噓

呼

做

「可是要請鄉長明白，給，我自然該給他！……」

汪二竟是那麼興奮，攤手而且躁足，似乎打算攔住對方。這可使鄉長惱怒了。

「這個豬兒才要橫呢！」鄉長戟指大叫，「你佃客不給谷子，他糧戶拿命上繳啦！我給你說，」

「拾拾下巴，他命令着那個肥大警了，」把他衝起！不給就禁閉室送！……」

「可是你也讓我再回兩句話麼！」汪二竭力警嘶的叫出來。

他已經決心要說個究竟；但他又忽然住了嘴，就那麼眼睜睜讓鄉長走過去。而末了，當劉老三向他道別的時候，他陡轉臉向李扯火，躬腰踢足的嚷叫了。

「你是對的！——你把我一家人活埋了就是了！……」

於是，手背擦擦眼睛，他像孩子一樣的哭起來。

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。

煩 惱

並不答話，劉久發嘆息着，顧下鋤頭在墳園拜台上坐下來。

自從父親前幾天向他提示，認真又再抓起了來，他得重新去鄉長那裏打雜跑腿以後，他就感覺七上八下，心裏老不自在，現在經人一問，就更加煩惱了。

「你呢？」最後，他反問了，期待的望定對方。

「到了那匹山唱那個山歌！」陳天佑滿不在乎的回應。「是長在我身上的，」自信的一笑，他又緊接着說，「只要草鞋練子沒人割斷，他認抓起了，我不曉得跑啦！」

「我也是這樣想！」劉久發附合說，微微咽一口氣。

陳天佑輕聲笑了，「怕由不得你吧？」他沉吟說。

「管它由不得到我，我早就說過了，——『我不要那個保險！』……」

劉久發勃然興奮起來，於是一頓，紅着臉了嘴。

這是一口二十上下的青年農人，身材瘦長，滿臉雀斑。比起陳天佑來，他是很容易激動的，身體

也沒有那個矮而寬大的漢子結實。劉久發是光頭，後者蓄了個一把抓。

他們在單調的蟬聲裏沉默了好一陣。最後，劉久發站起來了。

「我當悶驢還沒有當够！」他喃喃說，抗起鋤頭走下墳地。

「難道一兩年都沒有給工錢嗎？」陳天佑問，依舊坐在黃桷樹下。

「多得很呵！」劉久發很氣憤，故意說着反話。

他本不願再多嘴的，但他忽又順下鋤頭，慢慢回轉身來。

「錢是小事，那個氣才要你够受呢！」糊着張臉，他憤惱的接着說，「做錯一點，就入娘搗×的還說，『喂到你這種人可惜我的飯了！』那些搢樁的一天到晚事情不做，你這些麼，一有空閑，破屁股就鬧麻了！」你曉得米賣好多錢，斗麼？去檢背引火柴回來！」……」

「那這個真是趕悶驢了！」陳天佑說，苦笑著站起來。

「可惜上當只有一回！」劉久發說。

他忤忤的一笑，神情有點沮喪；但他忽又很昂奮了。

「啥呵！」他接着牢叫說，「兵不是人當的嗎？還要對馬口他才抓得到哩！……」

於是抗起鋤頭，一轉身走掉了，準備回家消夜。

這時正當黃昏，蟬聲逐漸急促起來，小飛蚊反團的在夕陽光照中打着漩子。在離家不遠的旱地裏

面，父親劉洪順同母親在搬玉麥。玉麥剛才挂鬚不久，他們辣着熱了的搬，準備明天帶上街請鄉長嘗新。也就便提掉兒子的事，免得將來湊手不及。

父親的最後決定，當兒子出來放水的時候，原就提說過的；但他當時閃着張臉，不置可否，因為他老拿不定主意。而他現在，可忽然感覺得不快了，於是在地邊停下來。

「醜話講在前頭，我可是不去哇！」他沉着而又絕決的說。

母親的臉色更陰暗了。「吃了痲秋痲打標槍！」他低低的恨聲說。

她並不反對丈夫的主張，因為大兒子早死了，老二四年前當了兵久無消息，劉久發現在算得他們的獨子。但她却不滿意他的凡事奉承，把鄉長看待成老祖宗。他身胚高大，平日可嚇怕劉洪順，因為個子雖然小她一半，一惹毛了，他動不動就會打人。

父親並未聽清兒子的話，但從神氣猜到了他不舒服。

「你再講一遍啞？」他挑剔的反問，停住手翻撥玉麥。

「我不願意當閻驢了！」劉久發強硬的回嘴說。

父親自信的冷冷笑了。他立刻懂得了兒子的意思，但却毫不驚怪。因為他認定他，貪戀新婚，他能够降服他的。這是那一類莊稼人，頑固，堅強，年齡越老越硬。

「那你去塞砲眼嘛！」他不靜的說，重又撥玉麥，葉子嘩嘩作響。

嘩

呼

「塞砲眼當腿疼！」兒子頓頓足說，「我總不向人求爹爹告奶奶！……」

一路嘮嘮叨叨，劉久發回家去了。而當他跨進那個破敗的大門的時候，抱着把筍竹掃帚，老祖母正在晒場上攪着菘塵，準備集起來燒火灰。她七十幾了，矮小而又乾枯。

「明天你爹就要給你找人保險去了！」她哀憐的喃喃說，「……」

「×請他找！」頓下鋤頭，劉久發插嘴說。

「記住我這個老婆子的話吧：等你出得了頭，我已經鑽土了！……」

「你是從那裏聽來的呵！」心裏一頓，劉久發改口說。

「那裏聽來的。你以為我認真耳朵背吧，告訴你，我比小神子靈醒呢！」祖母賭氣說，隨又深深嘆一口氣，「我的骨頭倒有人檢，我只愁你爹啊，——說起來三個兒子！……」

低眉順眼，劉久發老婆從灶屋走出來，拏去丈夫手裏的鋤頭。

「不曉得那裏那麼多貓尿水！」劉久發生氣說，感覺得混亂了。

他是十個月前，放過火砲後才從鄉長那裏回家來的。而在五月間父母才替他完了婚，因為既然用不着抗戰了，也就不會再抓了，人們可以安安靜靜過日子了，——但事實證明這只是個夢想！好幾天來，他就看出她不舒服，現在他更直覺到她剛才流過淚。

祖母珍惜的瞥了兩個年青人一眼，搖頭嘆氣，又動手掃地了。

「圓房三個月還不到啊！」她邊掃地邊說。

放好鋤頭，孫媳婦退回灶房去了。接着孫子也跟了去。

院子裏只有一列三間泥牆茅頂的房子，兩端拖出兩間草率搭成的偏屋。劉久發悶悶不樂的跟進去，於是從身後褲帶上取下一根煙棒，裝上煙絲，然後劈了一段捆柴用的蔑片，走去灶裏點燃。而在這種動作中間，他沒有望過妻子一眼，似乎還對她頗不滿意；但他忽然沉重的嘆口氣，和她並肩在灶門口矮凳上擠着坐下來了。

妻子只有十六七歲，正在彎身添柴，臉被火光照得通紅。

「這個龜兒子啊！」他詛她說，裝作滿不在乎的神氣，「又不是三百里，五百里，要騰雲駕霧才能够回來麼？十多里路，一袋煙久就回來了。再說，又不見馬上去啦！」

「遲早你總要走！」妻子悶聲低語，呆呆望着火焰。

「那我又守着你等人來抓好吧？」

妻子賭氣的臉重開了。「你不講很苦麼？」她又迴過臉斜睨着她。

「總比馱煤炭輕鬆啦！」劉久發解嘲說，隨即默默抽起煙來。

母親走進來了。取下裝着玉麥的背篋，擱在水缸腳邊。

「這都是爲了你啦！」她恨聲說，當其攔好玉麥之後，「是你爺爺在麼，這幾天那個撞他的玉

煩 麥，不把你頭罵崩才怪呢！」她嘆息了，「可憐今年單是望這兩場雨啦……」

「說好說歹都是你們！」兒子說，磕磕的敲落絲煙鍋巴。

「這屋裏有我插嘴的嗎？才說撥兩天搬，就罵開了！」

「你去向着他報怨好啱！」

惱

「還敢抱怨？他就是這屋裏的人王啦！」母親緊接着說，更加氣惱起來，「像那天樣，」她吸口氣繼續說，「我才講了一句，『也該提一下工錢呵！』馬上就忤你一鼻子灰，『那麼會翻花你又去嗎！』依得他麼，我看就是人家要他把腦壳割下來墊座，他也會答應的呢！……」

屋外傳來父親的咳嗽聲，她住嘴了；又抑制的哼聲氣。

「吃了痲秋痢打標槍！」她唧唧喂喂的說。

「明天就要去麼？」是祖母的聲音，「也等把玉麥搬過走哩。」

「你少管些閑事啊！」父親生澀的說。

「少管些閑事？圓房才三個月，屁都還沒放一個啊！」

「你問清楚來哩：我明天才去講，人家接不接手還不知道！……」

劉洪順個子很小，一嘴鬍子，時常顯出一付惹不得的神氣。冰冷，嚴刻，少有開開朗朗笑過。他。

竭力忍耐着祖母的囉嗦，一字一板的向她解釋；但他忽然間咆哮了。

「媽的，她倒還要我提一下工錢呢！」他緊接着高聲大叫。

「那又倒貼他幾個嘛！」母親低聲的賭氣說，靠身在坭壁上。

父親衝到灶房門口來了。瞥眼看看兒子，又看看母親。

「我把你們都遇齊了！」剝鬍子，他漫聲的抱怨說，「說是再耐它半年哩，娘心慌，兒也心慌；深怕人家把他煮起吃了！明天要是不肯接手，你兩個去給我抵住吧！……」

「再叫幾聲老先生就接手了！」兒子喃喃說，奪門衝出去了。

蟬子已經收聲，天算是黑定了。明星閃爍，而在夏夜特有的恍惚穩定的光影當中，一切物像都似在薄霧中發着亮光。圓月遠掛天末，禾苗尖上凝着圓圓的露珠。

劉久發順了田塍信步走去，沒有目的地，也不留心步履。

「你還要去看看水啦？」半空中忽然傳過來話語聲。

田塍左首架着一座玉麥棚子，他仰起頭望過去。

「X都給人鬧燻了！」他罵罵說，交叉着抱了手。

「我說由不得你吧！……」

陳天佑笑了；他匍伏着看下來，正像巢裏的燕兒一樣。

「X呵！」他又故意生氣的說，「上來擺龍門陣吧！」

「那裏還有心腸擺龍門陣呵！」劉久發憂鬱的說，在路邊坐下來。

「我就想得不同！你把鬻子就愁白了，也沒人會賞你二百錢！……」

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嚷叫。先還單純，接着可就雜亂了。

「乾黃饑兩親家又在扯了！」揚聲一笑，陳天佑提示說。

乾黃饑是個半自耕農，大兒子當兵去了，二的半身不遂，等於廢人。么兒只有十六七歲，因為傳聞越來越惡，他決定趕快替他完婚，保住香煙後代；但女家可又拚死反對！

「不是講已經斷好了麼？」懸心的仰起頭，劉久發問。

「斷好個屁！前場講理信，張麻子特別把招貴子領上街，叫大家看，說，『只要你們說這點大圓得房哩，我屁都不放一個！』後來連做童養媳都不答應，就咬着說，『我怕人家笑我養不起了！』」老
婆才說得粗，「呵，只圖你保窩子哇？萬一抓起走了，你不誤她一輩子啦！」……」

「這個背時仗真害人不淺！……」

喃喃自語，劉久發啼笑皆非的站起來了。他原想走掉的，但他並沒有這麼做，反而走向玉麥棚
邊，背靠着棚對角一根麻柳樹站下來。於是仰起脖子，困惑的笑一笑。

「如果有地方跑，真想就跑它娘了！」他無可奈何的說。

「等到有了響動也來得及呵！……」

「住起來心焦啦！」劉久發厭煩的說，隨又嘆一口氣，「走到這裏，是講的那回事，那裏，也一個樣；把人五臟六腑都攪翻了！依得我們爹麼，打個雞蛋藏起都不放心！……」

「說這個話！」陳天佑大笑了，「幸得你還可以找人保險！」

「我不要那個保險！」憤然離開麻柳樹幹，劉久發大叫說，「再保一兩回險，會連人氣也沒有！我就要在家裏登起，將來溜得掉呢，我溜，落在它口裏它又吃了好啦！」

「沒有那麼遇緣！」陳天佑說。「怎麼，你就回去了麼？……」

並不答話，也沒回頭，劉久發消失在玉麥的陰影裏了。

月亮已逐漸升高了，一切田莊村舍，全像浸在澄清見底的水裏面的一樣。乾黃鱸兩親家的爭嚷還未停歇，似乎便是這樣美好的月夜，也於他們的怨氣無補。只是吵聲卻已經零落了，分散了；並不集中在一處地方，也不再有力竭聲嘶的大吵大鬧。

劉久發在門口發現妻子站在核桃樹下等他。雖然身體還算結實，那小女人並未成熟，體態神情都還帶孩子氣。她站在那裏，堵着厚厚的嘴唇，一面扯起圍裙擦手。

「一個人興跟肚皮賭氣！」她抱怨說，當丈夫接近身的時候。

「爹呢？」

「乾黃鱸那裏勸解去了！——看你吃不吃哇，在灶頭上！……」

她賭氣似的轉身退進去了。劉久發嘆息着，又咽一口清水，於是跟了進去。灶頭上蹲着一大碗攪團，碗邊有一撮醃菜。端過碗，抽了一雙筷子，他坐在灶門口吃起來。

最後，挾了床破棉絮，劉久發到地裏玉麥棚上守夜去了。除開雨天，玉麥剛一掛鬚，他就每天都守夜的，要到大半夜才摸回去睡一覺。否則父親會罵他貪戀新婦。然而，這天夜裏，當他正在那個簡陋的人字棚下面納悶的時候，父親忽然在棚脚叫他了。

父親勸架已經回來很久；早就睡了，但他老睡不熟。

「唉，還沒有聽到嘛？」因為兒子並不應聲，父親又催促說。

「我已經睡了！」劉久發說，猜到了父親是來替他。

「睡了也要起來！」父親生氣了，「討到老婆來做味哇？」

劉久發沒再答腔；但卻狠聲嘆氣，挾着棉絮走下來了。

「把棉絮交給我，」父親說，使氣把臉偏在一邊。

劉久發偷偷的望過去，學得父親比平日更嚴肅了。滿臉皺紋，而因為閉緊着嘴，鬚子也看來更多更亂。他的眼臉成三角形，小眼珠抑鬱的發着閃光。兒子忽然想到他也極不快活，忍不住嘆息了；於是疊疊棉絮，避開視線，他默默的一隻手遞過去。

但是父親並不接手；他咽一口氣，望定他苦笑了。

「我願意二輩人你給我變老子！」他慢聲說，接過棉絮。

於是並不再看兒子一眼，他上棚去了；但忽又停留在扶梯上。

「你還在等啥？」他生澀的催促說，「看吃飯還要我端下巴麼！」

「我再講一週哇！」劉久發意想不到的開了口，「我可是不去呵！」

「我剛才講過了：你二輩人來給我當老子！……」

父親跌跌絆絆一氣爬上去了，隨即傳來了倒下聲和嘆氣。

劉久發驚愕了。因為他沒料父親竟會這樣反常，昏亂，軟弱，一點也不再平日的堅定硬朗。他

惘惘然站了一陣，於是痛苦的嘍叨道，「真害死一灣灣人！」接着慢慢走回家去。

「那一個哇？」祖母從臥室裏問，當他撞開大門的時候。

劉久發沒有應聲。他卡好門閂，又照樣頂上一根棍子。

「怎麼不張嘴啦？」祖母又問。

「未必還會有賊來偷我們麼！」孫子喪氣的說。

「這也才像話嘛！」祖母嘆息了，「看着就走了還要跑去守夜！……」

母親忽然禿頭禿腦罵道，「謹防痢秋痢打標槍！」她也顯然沒有睡好。

劉久發走進臥室去了。從牛肋巴窗洞裏，月光水一樣淌進來，直流在床面前。撩開袍上重疤的破

煩

帳子帳門，他看見妻子還眼鼓鼓躺在床上。她更顯然眼睛都沒眨過。

「你還沒有睡麼？」他問，當他躺下之後。

「睡屁！我就老是想，等你過幾天走了，……」

「還說不上走呵！」

「你不打算去麼？好，這才使不得呢！像我們么哥樣，……」

「我們兩個都出去幫人好麼？……」

祖母在隔壁呻吟了。「話留到明天說哩！」她富於暗示的喃喃說。

兩夫婦立刻都噤住了。但不一會，可又低聲說開頭了，因為現在只有說話才是他們最需要的。而也只有說話才能使他們在黑沉沉的煩惱下面暫時喘一口氣。

一九四六年九月寫。

呼
嘯

沙
汀
著

出版者 新 羣 出 版 社

總經售

利羣聯合書報發行所

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

1947初版(申)

· 版權所有 ·
· 不准翻印 ·

82

391231

391231